

畸人十篇

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印行

No 409

一千九百二十八年十二月

南京主教姚重准

畸人十篇

上海土山灣印書館第三版印行

No 403

1000 12-28

畸人十篇卷上目錄

卷下目錄

序

壹張

自省自責無為為尤七

六一

小引

玖張

善惡之報在身之後八

六六

人壽既過誤猶為有一

一張

妄詢未來自速身凶九

九四

人於今世惟僑寓耳二

六張

富而貪吝苦於貧窶十

一〇三

常念死候利行為祥三

十二

附西琴曲意八章

一一一

常念死候備死後審四

廿三

君子希言而欲無言五

三八

齋素正旨非由戒殺六

五三

畸人十篇序

西秦子。浮槎九萬里而來。所歷沉沙狂颶。與夫
國。不知幾許。而不菑不害。孜孜求友。酬應頗繁。一介不取。又
不致乏絕。始不肖以爲異人也。覩其不婚不宦。寡言飭行。日
惟是潛心修德。以昭事乎上主。以爲是獨行人也。復徐叩之。
其持議崇正闢邪。居恒手不釋卷。經目能逆順誦。精及性命。
博及象緯輿地。旁及句股算術。有中國儒先。累世發明未晰
者。而悉倒囊。究數一二。則以爲博聞有道術之人。迄今近十
年。而所習之益深。所稱妄言。妄行。妄念之戒。消融都淨。而所
修和天。和人和己之德。純粹益精。意期善世。而行絕畛畦。語

北京
國書
館藏

無擊排。不知者莫測其倪。而知者相悅以解。閒商以事。往往如其言則當。不如其言則悔。而後識其爲至人也。至人侔於天。不異於人。乃西秦子近所著書十篇。與天主實義相近。以行於世。顧自命曰畸人。其言關切人道。大約淡泊以明志。行德以俟命。謹言苦志以禔身。絕欲廣愛以通乎天載。雖強半先聖賢所已言。而警喻博證。令人讀之而迷者醒。貪者廉。傲者謙。妒者仁。悍者悌。至於常念死候。引善防惡。以祈佑於天主。一唱三歎。尤爲砭世至論。何畸之與有。蓋嘗悲夫死之必於不免。且不能以遲速料也。上主之臨汝而不可貳也。獲罪於天莫之禱也。惡人齋戒之可以事主也。童而習之。智愚共

識。然而迷謬本原。怠忽祇事。年富力強。而無志迅奮。鐘鳴漏盡。而尙諱改圖者眾也。非譚玄以罔生。卽佞佛爲超死。死可超。生可罔。世有是哉。人心之病愈劇。而救心之藥。不得不瞑眩。瞑眩適於德。猶是膏粱之適於口也。有知十篇之於德。適也。不畸也耶。

萬曆戊申歲日在箕虎林李之藻盥手謹序

畸人十篇……序

肆

畸人十篇序

利先生者。出自西國。來遊中華。余從郡伯翁公得其書。寓目焉。作而歎曰。此固一新至是乎。其所載之道。曰自責自省。利行爲祥。要以薰惡而迪善。乃其言不爲吾儒。併不爲柱下漆園。竺乾氏。而獨揭天主教以爲之宗。古未之前聞也。至若篇中。譚生死之際。出世之法。旁引博喻。其事種種創獲。而其旨附會合離。宛轉關生。無所不入。使人煩。讀之而清。怒。讀之而愉。昏倦欲眠。讀之而醒。俗念忽消。道念潛滋。嗚呼。寧獨其言之新奇若是哉。抑儒之變而爲柱下漆園也。柱下漆園之變而爲竺乾氏也。雖大旨歸於薰惡迪善。而其說由實入虛。

由近入遠。漸墮乎恍惚沆洋。不可端倪之域。故賢者借之以融其執滯。不肖者亦借之以濟其跳匿。蓋利害各得半焉。若茲篇者。根極彝則。勅勅懋繩檢。約遠傳近。課虛徵實。不可得而影響模稜。以閃寄於善惡之間。此吾儒之藩園。百世利而無害者也。今朝廷方統一聖。其矯易邪慝。諸有以二氏之宗。標幟啟疆者。輒從司敗。是編揆諸功令。政自合符。豈可廢而不存哉。

附溫陵張二水先生贈西泰艾思及先生詩

昔我遊京師。曾逢西泰氏。貽我十篇書。名篇畸人以。我時方少年。未省究生死。徒作文字看。有似風過耳。及茲既老大。頗知惜餘齒。學問無所成。深悲年月駛。取書再三讀。低徊抽厥旨。始知十篇中。篇篇皆妙理。九原不可作。勝友迺嗣起。著書相羽翼。河海互原委。孟氏言事天。孔聖言克己。誰謂子異邦。立言乃一揆。方域豈足論。心理同者是。詩禮發塚儒。操戈出弟子。口誦聖賢言。心營錐刀鄙。門牆堂奧間。咫尺千萬里。

浣城劉胤昌

畸人十篇
.....
序

別

重刻畸人十篇引

余遊於利先生。習其人。蓋庶乎古所稱至人也。而名。其與諸公問答之語。曰畸人。余讀之。求所爲畸人者何在。其大者在不怖死。其不怖死何也。信以天也。至其自信以天。又非矯誣於冥冥也。曰天所佑者善耳。吾善乏。蘄有善焉。吾善細。蘄大善焉。密之。念念刻刻。用以克厭天心者。永食天報。而去來之際。自無弗灑然也。夫世之芒於死生者。驟聞若說。有不駭以爲弔詭者耶。卽謂之畸人。宜也。抑余考載籍。所稱天主。天堂。地獄諸論。二氏書多有之。然其言若河漢。櫛柄莫執。而西庠之傳不然。其指立。其功實。本天之宗。與吾聖學爲近。第聖學

言現在不言未來。故曰未知生。焉知死。蓋藏隱於顯。先明於神也。至其獨參獨證。而指點於朝聞夕死之可。則所謂性與天道。中人不可得聞矣。乃彼中師傅曹習。終日言而不離乎是。何也。大抵吾儒之學。主於責成賢哲。以故御天之聖。首出庶物。而立命之夫。亦無貳於殀壽之數。彼百姓特日用不知耳。而西庠之學。兼於化誨凡愚。是以其教之行。能使家喻戶曉。人人脩事天之節。而不及參贊一截事。此則同而不同者也。雖然。吾華誦說聖言者不少矣。利害得失。臨之而能不動者幾人。况生死乎。童而習焉。白首而莫知體勘者眾耳。今試取茲篇讀之。耳目一新。神理畢現。直指處。何寐弗醒。反覆處。

何詰弗破。不令人爽然自失。而竦然若上主之臨汝耶。則茲刻之裨世道非小也。客有問於余曰。如子言。西學其遂大行於吾土耶。應之曰。是未可知也。乃余嘗讀墨子天志諸篇矣。其道在尊天事鬼。兼利天下而不蓄私。每篇之中。於天意三致意焉。雖出於道家。多附會。較畸人十篇精釐殊科。然大指可覩矣。夫墨子者。固周漢間與孔氏並稱者也。吾以知茲刻之行於華。與天壤並矣。客曰然。遂併書之。以復於利先生云。

勾吳周炳謨書

畸人十篇……小引

拾貳

題畸人十篇小引

木仲子因徐子而見利子。利子者，大西國人也。多髯寡言。持其國二十經者甚力。間以語聽者不解。利子乃爲天主實義以著其凡。能聽者解矣。利子乃爲畸人十篇以析其義。木仲子終其業而深嘆利子之異也。西國去中州十萬里。有天有地而不能相通。通之自利子始。利子經國都以百數。獨喜中州。其航海也。蛟龍獺鬼之區。諸啖膾人類者不少。利子從枕席井竈上過之。去身毒爲最近。獨深闢其教。所習爲崇善重倫。事天語。往往不詭於堯舜周孔。大指每過一國都。輒習其國都。入中州。即習其語言文字經史。聲韻之詳。不少乖謬。且

不難變其俗。而從中州冠履之便。爲利子者有八難。世俗所服。爲能離遠。能杜慾者。不與焉。木仲子終其業。而深嘆利子之異也。噫。世無二理。人無二心。事無二善。仰無二天。天無二主。謂利子之異。爲吾人之常。豈不可乎。卽木仲子所演十規。木仲子之心也。利子之心也。人人之心也。亦天主之心也。卽世無利子。利子之道固行矣。彼顯處視月。牖中窺日。存乎其。人。何與利子。請不以世代之古今。道路之遠近。幽明之隔闕。障之。

渤海王家植木仲識

畸人十篇卷上

泰西利瑪竇述

人壽既過誤猶爲有第一

李太宰問余之年。余時方造艾。則答曰。已無五旬矣。太宰曰。意貴教以有爲無耶。余曰。否也。是年數者往矣。竇不識今何在。故不敢云。今有爾。太宰疑之。余繼而曰。有人於此。獲粟五十斛。得金五十鎰。藏之在其廩。若囊中。則可出而用之。資給任意。斯謂之有已。已空廩囊。費而猶有乎。夫年以月。月以日。累結之。吾生世一日。日輪既入地。則年與月。與吾壽。悉減一日也。月至晦。年至冬。亦如是。吾斯無日無年焉。身日長。而命日消矣。年歲已過。云有謬耶。云無謬耶。太宰惺余先答之意。大悅曰。然。歲既逝。誠不可謂有與。余又曰。苟有人焉。獲金幾許鎰。粟幾許斛。用之易

布帛什器以自養。養老慈幼。無卽無矣。猶可爲有焉。若呼盧擲去之。或委諸壑。或與之非其人也。是無爲真無矣。惜乎。寶已往之年。於治國無功。於家政無營。於身德無修。是年時已用。徒用也。則今無而誠無之矣。令我僞云猶有乎。太宰曰。噫。子何言之謙也。以爲徒過光陰。無所事事。無前壽矣。世有不肖者。從少臻耄。侮天耳。害人耳。污己耳。天大慈。更益之以壽。望其改行。而彼反用之。增愆也。迨身將斃。則年數與惡積等焉。殆哉。子言之。其壽有乎無乎。余曰。不如未生矣。旣而太宰易席於堂。見其諸戚。述前問答語。曰。夫西庠實學。大獲裨於行。汝儕當繹之。勿忘矣。嗚呼。時之性。永流而不可留止焉。已往年不爲有。矧未之來與。余故爲日晷箴曰。時之往者。已去而不可追。時之來者。未至而不可迎。時者何在。惟目下過隙白駒。可修可爲。藉如用此以作無益。則無益者待何時。

乎。凡物之失。以力可追復。以勤可裨補。惟時者否也。今日一去。來日益多。今日益遠矣。胡能復迴乎。來日之日。力僅足來日之事爲耳。胡有餘以補今日之失乎。春已至。農不得補冬之失時。老已至。人不得補少年之失時也。故無時可徒費焉。夫物之爲我有。而便於用者。無如吾之年。年者。與我同生同死。無人能強脫之。無時不我隨。無處不我左右矣。智者。知日也。知日之爲大寶矣。一日一辰。猶不忍空棄也。昔日吾鄉有一士。常默思對越天主。務以行事。仰合其旨。不得爲俗事所脫。一日值事急。茫然一辰。忘而勿思。旣而猛醒。卽悔歎曰。嗟嗟。盡一辰。弗念天主。如禽獸焉。茲士一辰。不思道。咤己爲禽獸。有人終日無是念。期年忘之。奚不詈己爲草木土石乎哉。至人老。惟寸影是寶。而恒覺日如短焉。愚人無所用心。則覓戲玩以遣日。我日不暇給。猶將減事。以就日也。暇嬉遊。

哉。實心務道者。視己如行旅。懷珍貝。走曠野。俄日暮昏黑。而不識路。又不知安宿處。遠耶近耶。是時可緩行乎。可不戒心勤慎乎。夫日本無不祥。無空亡。凡有日。不聊用寡。汝過。不聊用長。汝德。卽此日也。可謂日之不祥。日之空亡耳。常人爲財有急用。恒自惜財。君子爲日有正用。恒自惜日。嗚呼。世人孰有重視時。孰不輕一日。容易棄擲焉。而烏知一日之功。吾可致無盡善。可免無量愆。鄙哉蜘蛛之爲蟲也。終身巧織張細罟。羅蚊蚋。而數爲風所散壞也。人有終生務淺微事。而猶不得遂。何異此乎。夫世事世物。吾不可卻。亦不可留。故賢者借心焉。不肖者贈心焉。借者暫寄。贈者卽非吾有矣。吁。世之人何大悞也。晨夕亟於俗情。若論及道德。檢心修行。便曰至善也。至重也。第吾不暇耳。處不至善。不至重。則暇。迄爲至善且重者。卽曰不暇。非猖狂哉。人縱有甚急事。未嘗不日日

却冗。再三食也。未聞曰不暇矣。以養身必却冗於事隙。如此其勤焉。以養心不能乎。爲養心德。求汝却冗於事隙。亦足覘赧甚矣。矧求而不得之與。痛哉痛哉。

人於今世惟僑寓耳 第二

馮大宗伯問余曰。吾觀天地萬物之間。惟人最貴。非鳥獸比。故謂人參天地。然吾復察鳥獸。其情較人。反爲自適。何者。其方生也。忻忻自能行動。就其所養。避其所傷。身具毛羽爪甲。不俟衣履。不待稼穡。無倉廩之積藏。無供爨之工器。隨食可以育生。隨便可以休息。嬉遊大造。而常有餘閑。其間豈有彼我貧富尊卑之殊。豈有可否先後功名之慮。操其心哉。熙熙逐逐。日從其所欲爾。人之生也。母先痛苦。赤身出胎。開口便哭。似已自知生世之難。初生而弱。步不能移。三春之後。方免懷抱。壯則各有所役。無不勞苦。農夫四時反土於畎畝。客旅經年。遍渡於山海。百工無時不勤動手足。士人晝夜劇神殫思焉。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者也。五旬之壽。五旬之苦。至如一身疾病。何啻百端。嘗觀醫家之書。一日

之病。三百餘名。况罄此全體。又可勝計乎。其治病之藥。大都苦口。卽宇宙之間。不論大小蟲畜。肆其毒具。往爲人害。如相盟詛。不過一寸之蟲。足殘七尺之軀。人類之中。又有相害。作爲凶器。斷人手足。截人肢體。非命之死。多是人戕。今人猶嫌古之武不利。則更謀新者。輾轉益烈。甚至盈野盈城。殺伐不已。縱遇太平之世。何家成全無缺。有財貨而無子孫。有子孫而無才能。有才能而身無安逸。有安逸而無權勢。則每自謂虧醜。極大喜樂。而爲小不幸所泯。蓋屢有之。終身所愁。終爲大愁所承結。以至於死。身入土中。莫之能逃。故古賢有戒其子者曰。爾勿欺己。爾勿昧心。人所競往。惟於墳墓。吾曹非生。是乃常死。入世始起死。曰死則了畢已。月過一日。吾少一日。近墓一步。常畏所不得避。患何時安乎。夫此只訴其外苦耳。其內苦。誰能當之。凡世界之苦辛。爲真苦辛。其快樂爲

僞快樂。其勞煩爲常事。其娛樂爲有數。一日之患。十載訴不盡。則一生之憂事。豈一生所能盡述乎。人心在此。爲愛惡忿懼四情所伐。譬樹在高山。爲四方風之所鼓。胡時得靜。或溺酒色。或惑功名。或迷財貨。各爲己欲所牽。誰有安本分而不求外者。雖與之四海之廣。兆民之衆。不止足也。愚矣。然則人之道。人猶未曉。況於他道而旣從孔子。復由老氏。又從釋氏。而折斷天下之心於三道也乎。又有好事者。別立門戶。載以新說。不久而三教之岐。必至於三千教而不止矣。雖自曰正道正道。而天下之道。日益乖亂。上者陵下。下者侮上。父暴子逆。君臣相忌。兄弟相賊。夫婦相離。朋友相欺。滿世皆詐諂誑誕。而無復真心。嗚呼。誠視世民。如大海中遇風濤。舟船壞溺。而其人蕩漾波心。沉浮海角。且各急於已難。莫肯相顧。或執碎板。或乘朽篷。或持敗籠。隨手所值。急操不捨。而相繼

以死。良可惜也。不知天主何故。生人於此患難之處。則其愛人。反似不如禽獸焉。余答之曰。世上有如此患難。而吾癡心。猶戀愛之不能割。使有寧泰。當何如耶。世態苦醜。至如此極。而世人昏愚。欲於是爲大業。闢田地。圖名聲。禱長壽。謀子孫。篡弑攻併。無所不爲。豈不殆哉。古西國有二聞賢。一名黑蠟。一名德牧。黑蠟恒笑。德牧恒哭。皆見世人之逐虛物也。笑因譏之。哭因憐之耳。又聞近古一國之禮。不知今尙存否。凡有產子者。親友共至其門。哭而弔之。爲其人之生於苦勞世也。凡有喪者。至其門作樂賀之。爲其人之去苦勞世也。則又以生爲凶。以死爲吉焉。夫夫也。太甚矣。然而可謂達見世之情者也。見世者非人世也。禽獸之本處所也。所以於是。反自得之餘也。人之在世。不過暫次寄居也。所以於是。不寧不足也。請以儒喻。夫大比選試。是以士子似勞。徒隸似逸。有司

豈厚徒隸。而薄士子乎。蓋不越一日之事。而以定厥才品耳。試畢。則尊
自尊。卑自卑也。吾觀天主亦置人於本世。以試其心而定德行之等也。
故見世者。吾所僑寓。非長久居也。吾本家室不在今世。在後世。不在人。
在天。當於彼創本業焉。今世也。禽獸之世也。故鳥獸各類之像。俯向於
地。人爲天民。則昂首向順於天。以今世爲本處所者。是欲與禽獸同群
也。以天主爲薄於人。固無怪耳。天主所悲憫於人者。以人之心。全在於
地。以是爲鄉。惟泥於今世事。而不知惺望天原鄉。及身後高上事。是
以增置荼毒於此世界。欲拯拔之焉。且天主初立此世界。俾天下萬物。
或養生。或利用。皆以供事樂我輩。而吾類原無苦辛焉。自我輩元初祖。
先忤逆上主。其後來子孫又效之。物始亦忤逆我。而萬苦發。則此多苦。
非天主初意。乃我自招之耳。大宗伯聞畢。嘆曰。噫嘻。此論明於中國。萬

疑解釋。無復有咎天之說。天何咎乎。夫前聖後賢。凡行道救世者。其一生所作。莫非苦辛焉。設造物者。令成道之人。身後與草木並朽。而無有備樂地。使之永安常享。則其所歷苦辛。造物者竟無以耐之。豈不使世人平生疑惑乎哉。且高論所云。無非引烝人於實德。沮人欲。不殉虛浮。堅意以忍受苦辛。不令處窮而濫。強志以歸本分。別尊類於醜彙。皆真論也。從是日。大宗伯大有志於天主正道。屢求吾翻譯聖教要誠。命速譯其餘。又數上疏。排空幻之說。期復事上主之學於中國諸庠。嗚呼。傷哉。大宗伯大志將遂。忽感疾而卒。遂負余之所望也。嗚呼。今而後大都之中。有續成其美意者歟。余日望之。

常念死候利行爲祥 第三

余問於徐太史曰。中國士庶。皆忌死候。則談而諱嫌之。何意。答曰。罔己也。昧己也。智者獨否焉。子之邦何如。余曰。夫死候也。諸嚴之至嚴者。生之未盡。人之終界。自可畏矣。但敝邑之志於學者。恒懼死至吾所。吾不設備。故常思念其候。常講習討論之。先其未至。豫爲處置。迨至而安受之矣。人有生死兩端。以行世。如天有南北二極。以旋遶於宇內。吾不可忘焉。生死之主。不使人知命終之日。蓋欲其日日備也。有備則無損矣。聖經曰。守矣。夫將來如偷者。偷者闕主莫慮耳。是以凡聞訃皆驚曰。某斃乎。曰。某斃乎。誠不意其死矣。聖教中凡稱賢稱聖者。無不刻刻防死候。目對心惟。以爲沮惡振善之上範也。徐子曰。如是急乎。余曰。生人所明。莫明乎死之定。所不明。莫不明乎死之期。不論王公賤僕。盡人之子。

誰不有一日焉。或旦不及暮。或暮不及旦乎。誰居甲能保乙乎。汝不知死候。候汝於何處。汝當處處候彼可耳。故智士時冀死候相值。持此爲生也。世之大惑。視死候若遠焉。抑孰知此身恆被死耶。吾今已死大半耶。既往之年。皆已爲死將去耶。旅人航海宿船中。坐立臥食。如停不行焉。而其身晝夜遷移。曾無止息。且不問汝欲不欲。倏就岸而須登矣。二船相值。其間各以彼爲行動。以己爲住止。而實則俱行矣。世人或謬云。吾命今日如是。詰朝亦如是。而吾生實汲汲。趨沒無停也。雖誤云。彼有疾且死。我安且生。而彼我息息並就終也。有以勺勺盡饗水。將謂末一勺。乃竭盡之乎。非也。自初至末。每勺竭盡之矣。夫人命亦謂卒日爲終。而實日日終之矣。夫吾此生命也。非如西江之水也。江水有源。下流洩之。上流增之。則江水存不涸也。生人者如燭耳。恆自消化。誰益之膏油。

乎。故漸至燼滅矣。人少而冀長。長而冀壯。皆如冀死也。已壯之後隨老。老之後隨死矣。誰欲行路而不欲至其域乎。是以總總蒼生。吾未識死人。寓此世界中活耶。抑活人寓此世界中死耶。未定也。徐子曰。子之立語皆實。今世俗之見。謂我念念言言行行。悉向善。卽善矣。如念死候之不祥。便曰爲凶心凶口焉。是故諱之。余曰。不然。施我吉祥。卽爲吉祥。施我凶孽。卽爲凶孽。是死候一念。能祐我。引我釋惡而就善。則世之祥。孰祥乎。是耶。彼言域而竇乃言至域之道。欲至其域。先由其途。惟途難焉。子不聞爲善如逆流行舟乎。有常念死候之近。而不得免心於縱恣者焉。况以是憚凶心凶口而諱言之。是非長惡之門歟。凡不肖從欲者。槩由忘死之近。而自許壽修之僥倖耳。若爲善者。自許壽。不如自許天矣。蒼生之生字內。如矢如鳥。速飛無遺跡。如影如夢。無體可持也。而人於

此營大業。如永久居焉。哀哉。南方有國。名黑入多。古法未造墳墓。不得製室屋。其俗居室陋隘。而墳絕廣大。謂居室次寓。數年之暫。吾常居者獨墳耳。故以此爲急。崇飾之也。儼鄉昔年有隱士。名雅哥般。棄家遊世。一切捐捨。人目爲瘋狂。有一友買得四鷄。囑令攜歸家。雅哥般許之。徑持去。其人還家。問則無有。謂雅哥般誑已也。他日遇諸塗。就而問之曰。向托汝鷄安在乎。曰。汝命歸汝家。安在乎。其人訝之。引與偕行。至其人生壙中。則四鷄在焉。其人愈益訝曰。吾托汝攜歸家。曷置之塚乎。曰。彼汝寓。此汝家也。嗟乎。雅哥般曷狂。其爲此以警我曹。不其深歟。夫造物者。造人貴絕萬類。但其壽不及樹木與禽獸者。何意乎。今之人壽短於古。造物者惜憐之耳。子不見世愈降。俗愈下乎。父之世不如祖生。我世不如祖父。而我以後。將轉之於益下者。孫也。人增咎。天增罰。不善之殃。

矣。然則人之生世。亦終身煩寃耳。徒得生之名。而實與苦俱來。與苦俱去也。百年之中。非是度生。是度苦海也。則死豈非行盡苦海。將屆岸乎。苟歲月久長。豈非逆風阻我家歸乎。嗚呼。世人以命之約者。省苦也。減咎也。則死非凶。凶之終竟耳。似不爲刑罰。刑罰之赦耳。君子明知天主借我此世以僑寓。非以長居。則以天下爲寓。不以爲家。吾常生。別有樂地爲我常家焉。且本生之壽縱長久。比之常生不滅。其爲短也。可勝言哉。輿地總誌。記泥羅河之濱有鳥焉。日出而生。日入而死。則其壽盛。乃一晝耳。必夫在卯爲嬰。偶死爲殤。以辰巳爲幼。爲壯。能見日中爲至。艾頰白。以未爲老。而幸得至申酉爲耄。爲耄矣。豈異吾於百歲之微。置是節乎。是以志乎常生者。凡有終之生。咸爲須臾。持此須臾端倪。爲吾身後全吉。大凶之所關係。故不可不慎焉。凡所望於壽修者。冀以了畢是

生之事耳。智者未至死而生之事已完矣。若不肖者已死而未嘗始生也。凡真實急切之行俱待明日矣。不知從明日者必不能得之焉。已至明日。明日非明日。乃今日也。明日已往矣。誠如翻車水筩。先後比次。次第裁上。則前筩已傾矣。席上設有餽饌百器。而曰其中有一器盡也。食必死。則此百器者。吾全不甘嘗之矣。吾數日之命。明知必有一日待死。而不知何日。則我宜一一疑之。而不迷於其樂。夫人命非獨短淺而已。短淺之中。尤無定期。何日不聞某暴病死乎。某被壓被溺被焚死乎。某行市偶飛瓦中首冒風死乎。某出門偶蹶輒僵不起乎。某腹痛。誤飲湯一杯死乎。某夜新娶詰朝已亡乎。塵埃易散。琉璃易碎。猶不足喻人命之危脆也。吾命無一日之定。而忙人圖多年之謀。若壽在其手焉。從而分定其事。如裂衣者置帛於案。而分畫之。以若干爲衣。若干爲裳。愚

也哉。嗚呼。毋恃年之茂。身之強。所見死亡。往往幼者多乎老者。強者多乎弱者也。子入陶肆。閱諸器。小大厚薄不一。問是諸器孰先壞。必不曰薄者先壞。厚者後壞也。又不曰。先出陶者先壞。後出陶者後壞也。惟曰先偃地耳。保祿聖人謂人之身與靈曰。吾曹得金貝藏於陶具也。則此身體陶器焉。易碎矣。何論稚老哉。吾視圖畫以手摸之。其所畫物物皆近。而巧士以法加減色。使我目誤視。或如遠焉。或如近焉。世界一圖畫耳。人人皆近於死。無復遠者。不可信目之化而謬曰。或遠或近矣。以是觀之。吾不謂今日乃我所稟。命終之日。必不能使我善用此日也。以吾年寡多爲善行。是預獲長壽利矣。至耆老而不能爲善。豈不失長壽利乎。人壽恒短。人欲恒長。短其壽者。戒其欲之長也。苟能自知前路不長。所當止宿不遠。何必盛聚資費哉。未老謀善度生。已老則圖善受死可。

也。老者勤積財尤異焉。家彌邇彌急於路費乎。特伯國法。老者至八旬。毋許用醫。曰。此時非謀生之時。乃備死時耳。士君子生。或逢時不幸。不容我善度生。孰能禁我善受死乎。吾願生死均善。不可得兼。寧善死焉。一死光明。照耀終生也。昔有問西土賢。疇之壽爲至長。曰。至至善之候。又問君子生世宜幾何時。曰。至可生之分限耳。辣責德滿。西土之名邦也。其習俗視生死無二。惟論理當否。有詩人作詩云。士臨陣。與其失命。寧失刃。當路聞之。以爲大僂。流之遠方。其餘風及於閩閩。亦皆輕死尙義。本國史載。一母有子。出禦寇。死之。或告之曰。令子死國難矣。母安坐弗動。曰。我政爲今日生此兒也。是生已足矣。由此論之。可見本世生姑爲生。而煩苦實甚。歲月漸消。危淺無比。則生而似死焉。此理明甚。無可疑也。然此世界中無他生。不得不以知覺運動爲生。旣以爲生。不得不

以氣盡命終爲死。但此死期。凡有生者。常當念之。念之甚有利於道行矣。故今猶須畧揭其形狀也。夫死之候有三艱。一在死前。一在死際。一在死後焉。凡人將死。旣先遭厲虐疾。不可療已。則良友泣涕囑耳語之曰。有後事宜相付囑者。速言之矣。命幾以泯矣。吾從蓐間聞此語。則慄慄戰懼。不知身後何如也。惟默歎曰。此日月已矣。我永永不可再覩之矣。吾所愛良田廣宅。珍貝盈篋。非我有。徒爲他人積矣。妻子兒女。不得復相聚矣。徒戀愛無益矣。嗚呼。已往若干年。遽去如電。而使我至此殯殮也。蓋曩所甚愛。此時覩之。甚傷心也。存之以樂。失之以愛。則前多愛。今多死矣。是故賢妻孝子女。此時避而不忍見也。見而增彼此之哀痛故也。爲吾友者。或備棺槨。或製衰麻。爲親戚者。或歛家具。或守財笈。吾展轉床第間。惟有幽憂填膺耳。此則未死前也。死非他。惟靈魂與形體

分別耳。凡二物相脗合者。莫如靈與身之親切也。合既密。分之愈難矣。兩友偕行於途。臨岐尙猶惜別。况一生同體之交乎哉。卽見遍身失潤色。而貌變目深。鼻稜口暗。耳燥足冷。脈亂心動。四體流汗。哀哉哀哉。夫人以母痛入世。以己痛出之。出入皆痛。惟死時痛在我身尤切矣。及至將死。則仰而見天主。義怒吾前行。俯而思一生之歲月。都費之以造惡。向前而觀無窮幽暗之路。下而視則地獄苦谷之門大開。以我翕吞。左右旋觀而有羣魔。俟我神魂出身而搶之。傷哉。此時欲進而不堪。欲退而不容。欲悔而無及。卽恨其生而死已。此則死際也。及至死後。所苦患又甚焉。何者。死之後。我之所存。魂與魄耳。魄卽爲尸。尸爲腐肉。腐肉爲蟲蛆。蟲蛆化歸於土。此則賢否無異焉。請隨視惡人之靈魂。夫旣出身外。忽見移幽陰異界。輒置之天主嚴臺前。以審判一生之所爲。則盡出

籍記。詳載行事無遺。于是所得非義之財。所取非淨之樂。藐法欺君。酷虐暴民。順私意。傷剝孤弱者。皆來受其報也。于是淆亂神道。抗侮上主。妄尊異端。詐僞誣世。無所懼畏。既見主威在上。審罰無奈。顛慄而無所逃也。於是不肖人。所掩諸醜情。陽廉陰貪。外飾正。內釀邪。見過不圖改。見義不肯若。諸奧隅闇事。心中所藏逆公之謀。非禮之欲。非法之念。人目所不及。一一發露。不可蔽焉。天地萬物。并我自心。皆從而訐我。證我。則我焉辭乎。在生多見天主慈惻。天主寬容。至此始見天主之義怒威嚴也。則我何禱乎。誰復解救之乎。于是方知財賄已無。而惟有犯理得財之罪也。穢樂之味速過。而取穢樂之咎常遺也。傲矜之氣已隨風而散。而惟留傲矜所招之刑。永悠不脫於身也。則第得恨己恨天。懊惱而受無限殃痛。嗚呼不已矣。此難之至難。在死之後也。

常念死候備死後審 第四

徐太史明日再就余寓。曰：子昨所舉實人生最急事。吾聞而驚怖其言焉。不識可得免乎。今請約舉是理。疏爲條目。將錄以爲自警之首箴。余曰：常念死候有五大益焉。其一以斂心檢身而脫身後大凶也。蓋知終乃能善始。知死乃能善生也。知家財乏則用度有節。知壽數不長則不敢虛費寸陰。不然者如行霧中。前後不知。惟見目下耳。舟師使船必有路程。有地圖。日記已行幾何。以知其所餘於後也。坐必船後。卽知其船前事。乃以舵張翕之矣。吾人行此生之路亦如是也。日記其日已往而自置己於此生之末。乃能善迪檢一生之事也。又如魚潛以尾引海中路也。鳥飛以尾導空中路也。行此世非如於海於空乎。非以死候之尾。永言念之。難乎免焉。恒以心居死候。則知生際所當爲。吾欲知生際一

事。當行耶否耶。卽思此事。是我死候所願得於生前者耶。抑否耶。如此開導。豈不痛切哉。古賢裴羅谷氏。六年處塚內。伯辣漫人之俗。家門之外。卽是墳墓。出入顧瞻之。西土吾同道幾百國。大概葬死皆於城中。夫皆懼忘死之備。而立計畫以自提醒耳。昔西隣國有賢王傳。不傳其世代名號。惟時君老僅一子。當嗣國。子輕佻無威儀。荒縱自肆。國民患之。有司以告王請戒諭焉。王訓約百方。弗若也。則命士師曰。王世子犯重法。依律治之勿赦。不日世子以舊行奸宄事。士師拘囚。訊鞫之。律當大辟。至日則出以行刑。世子見事窘。請詣王所。與父王面訣。許之。至王前。訴曰。以王之子。國之上嗣。如匹夫死於刑下。理乎情乎。王灑泣曰。非我也。法也。吾豈忘父子恩。旣而暫免汝目下刑。吾讓汝爲王七日。七日之內。恣汝意行樂。滿七日。自往士師所伏法矣。語畢。卽解王衣裳。袞冕服。

之。令卽王位。百官皆聽其命。已退而燕處。了不與國政矣。第俾一陪僕。從世子。每日夕卽提稟云。七日限。今已過若干日也。如是諸日。世子一意盤樂。娛玩無倦。獨至夕。聞僕之提警。卽大驚寤。憂愁不勝。迨第七日期已逼迫。啟請遊樂畢。無歡悰矣。王至期出。卽問世子。七日之樂何如。曰。何樂乎。王曰。一國之力。不足供一人樂乎。對曰。然而夕夕有一僕來。以就刑日數。提刺我心。於是日日知我命就終。竟滅諸樂已。王曰。人人日日無不就終。壽數不等。而均寡焉已矣。以後汝可保國矣。往昔所犯。大赦於汝。惟自今後。令此陪僕。依前七日。夕夕提警汝念也。通國士民聞之大喜。世子謝教謝恩。而悉改前行。父歿代立。亦爲賢君也。視此可驗幾載之教誨百端。以移其心。終不能致。而七日死候之念致之矣。是陪僕之設。智者不可無也。恐世事脫其心而忘之故也。其二。以治淫欲。

之害德行也。五欲之炎發於心。則德危。而受彼燒壞。此死候之念。則一大湧泉。滅彼熾焰。故於懲戒色欲。獨爲最上良藥也。吾在世。若已結證罪案犯人。從囹圄中。將往市曹行刑。標榜我自負之以行。而於道中適遇喜樂事。何堪娛玩乎。若翰聖人設一喻。狀世人取非禮之樂也。甚善。其言曰。嘗有一人行於曠野。忽遇一毒龍。欲攫之。無以敵。卽走。龍便逐之。至大阱。不能避。遂匿阱中。賴阱口旁有微土。土生小樹。則以一手持樹枝。以一足踵微土。而懸焉。俯視阱下。則見大虎狼。張口欲翕之。復俛視其樹。則有黑白蟲許多。齧樹根。欲絕也。其窘如此。倏仰而見蜂窩在上枝。卽不勝喜。便以一手取之。而安食其蜜。却忘其險矣。惜哉。食蜜未盡。樹根絕。而人入阱。爲虎狼食也。是奚謂乎。人行曠野。乃汝與我生此世界也。毒龍逐我者。乃死候隨處逐人。如影於形也。深阱者。乃地獄之

憂淚苦谷也。小樹者。乃吾此生命也。微土者。乃吾血肉軀也。虎狼者。乃地獄鬼魔也。黑白蟲齧樹根者。乃晝夜輪轉。減少我命也。蜂窩者。乃世之虛樂。哀哉。人之愚。甘取之迷。而忘大危險。不肯自拯拔焉。哀哉。西土有兩泉相近。其一泉水。人飲之便發笑。至死不止。其一泉水。人飲之便止笑。而瘳其疾也。使人笑至死之水。是乃世樂迷人。壞其心也。止笑瘳疾之水。則死候之念耳。可不旋酌之乎。其三。以輕財貨功名富貴也。夫物也。非我有也。非我隨也。悉乃借耳。何足戀愛乎。身後。人所去所也。彼所無用財爲。亦無重財爲矣。吾曷不萃彼所之所尙乎。惜乎。妄人於己所不在受譽。於己所在受苦也。夫物汝曾嚼其得之之娛。而未試其失之恨。請毋觀其來。觀其去。毋觀其面。而觀其背歟。夫進而聊帶僞樂。而退乃大遺真憂也。聖經所謂財人已畢其寐。而手中無所見也。言有人

夢捉得金銀滿手。喜甚。急握固之。忽然而寤。卽空拳耳。經不曰人財。而曰財人。以是貪得者。非我使財。爲財所使。是財奴也。不曰得財。而曰夢得財。蓋其富厚百年。猶一夜之短夢耳。且狀其情。以一舊事。極著明焉。昔有一士。交三友。而情待不等。其一愛重之深於己。其一愛重之如己。其一甚菲薄。希覲面焉。忽遇事變。國主怒。逮訊之詔獄。士聞之。卽急走其上友。訴己窘急。幸念夙昔。冀援手焉。其友曰。今日特不暇救汝。政與他友有嬉遊之約。當候於此。不得動移。祇能送汝衣一襲。輿一兩耳。士悵然歎息。則走其中友。愈益悲泣。訴己患。祈勿襲前友。特脫我於厄也。友曰。今日適遠行不暇。惟得借汝行至中途。遠則至公府門耳。訊獄在內。吾不得與聞也。則益窘。而悔曩昔擇交之悞也。旣而思彼小友。素忠實。或能救我乎。未可知。至其所。無奈愧怍。不得已。先告以二友相負狀。

又自咎曩之菲薄。請勿介意也。惟幸念一日之雅願。邀大德無棄我矣。友曰。吾故寡交。恒念汝。汝今勿憂。此等事惟我能任之。便相拯濟。爲好我者勸也。言畢。卽先行趨王所。此友之寵於王也。異甚。則一言而釋士。竟無虞矣。是奚謂乎。士遇事變。卽人之死候。上主將審判我。一生不善行也。其三友者。一財貨。一親戚。一德行矣。夫財貨室屋田產。自不能運動。惟與我葬服。及棺槨耳。夫親戚朋友。惟送我山間。及墳墓之外。自不能入矣。第德行陰鷲。人雖不甚重之。却能保身後之急。且以我救也。以是可見死候之念。導人以明世物之虛實矣。能隨我者。乃我事也。實也。不隨我者。非我事也。虛也。沙辣丁者。西方七十國之總王也。將薨。取葬衣命一宰臣。揭諸旂竿之首。行都邑中。順塗而大呼曰。沙辣丁七十國王。今去世。惟攜此衣一稱耳。噫。詎不亦此意乎。野狐曠日饑餓。身瘦臞。

就鷄棲竊食。門閉無由入。逡巡間。忽睹一隙。僅容其身。饑亟則伏而入。數日。飽飫欲歸。而身已肥。腹幹張甚。隙不足容。恐主人見之也。不得已。又數日不食。則身瘦臞。如初入時。方出矣。智哉此狐。吾人習以自淑。不亦可乎。夫人子入生之隙。空空無所有也。進則聚財貨。富厚矣。及至將死。所聚財貨。不得與我偕出也。何不習彼狐之智計。自折閱財貨。乃易出乎哉。問何者爲真富。必曰廣有重物。能恒存不受壞者爲真富。故良田腴產。謂富人之本業焉。夫田產於人。火不得蕪。水不得漂。盜不得負。而趨。年遠不得銷損。於諸物中獨爲堅久。故善持富者寶之。何況於德。更萬倍堅久乎。德不畏水火盜賊。彌久彌固。不相脫離。生死我隨也。此爲人之大本業也。必矣。其四以攻伐我倨傲心也。倨傲之氣。諸德之毒液也。養傲者其道心固敗矣。夫傲之根柢本弱也。以虛爲實。以無爲有。

以他爲己也。故常念死候。不俾自昧自爽已矣。孔雀鳥。其羽五彩。至美也。而惟足醜。嘗對日張尾。日光晃耀。成五彩輪。顧而自喜。倨傲不已。忽俯下視足。則斂其輪。而折意退矣。傲者何不效鳥乎。何不顧若足乎。足也人之末。乃死之候矣。當死時。身之美貌。衣之鮮華。心之聰明。勢之高峻。親之尊貴。財之豐盈。名之盛隆。種種皆安在乎。何不收汝輕妄之輪乎哉。古者西土。有總王名歷山。奄有百國。幅員數萬里。無勝其富。而心傲甚。猶若不足。旣薨。葬埋之侈。殫極華美。時有名賢。觀其塋。譏之曰。夫人昨也踵土。今也爲土踵矣。昨也彼藏金玉。今也金玉藏彼矣。昨也寰宇不足容之。今也土窟三尺則足矣。嗚呼。行世之際。有尊卑。死之後。無尊卑也。誠若象戲焉。運於枰局。將卒異位。殊道。及事畢覆局。則雜位同道矣。日者無所不見。惟不見己也。見己有道。以鏡照焉。人者無所不識。

惟不識己也。識己豈遂無道乎。以死者之髑髏鑒焉。彼昔如我今。我後如彼今也。往日余有友。常畫髑髏形。懸於齋室。以自警也。彼詎不善於圖畫古器之設乎。其五以不妄畏。而安受死也。造物主。每造一物。卽各賦以愛己之心。是者不論靈蠢。物物有之。則畏死欲生之性。人人均也。然而生死。皆聽天主之命。人自求死卽不可。人強求生亦不可。何者。天主固不令人自擅死也。若士卒。非帥命不敢離行伍也。倘終竟不欲死。是爲悔旣生焉。夫生死之主。借爾此生。實陰約以死而還之。如左券在彼。不願死。則失約而悔其已生矣。貪財不可。而貪生可乎。欲負約賴人之財不可。而欲負約賴天主之生可乎。吾鄉人。亞入西勞氏。西極之名將也。經踰阿林波山。時方市。市爲天下最盛。或請觀之。曰無貨不備。辭曰。有售長生者。吾則往矣。陋哉。若人不貪貨。而貪生。并貪下流也。別有

真儒承國主大封。問使者曰。上賜我此祿。亦賜我壽命。以久享之乎。使者曰。否。此天主恩耳。儒者曰。既爾。我則往事天主。自修我行。以我身後求享天祿矣。辭不拜受。夫願常生。則進求常生之路可也。汝於死人之域。於常生謬矣。夫死候者。須臾耳。雖嚴而速畢。何當懼之乎。吾不能無死。然而能免死之懼也。狂者與嬰兒不懼死。吾反弗克焉。彼愚而我智也。愚能與人以安。智能與人以不安。哀哉。夫真智之君子。備死也。不畏死也。死候無時不在其念。譬如良將。時時不忘戰。是備敵也。非畏敵也。夫死候之念。初來以威。次來以慰。卒來以喜也。武士入都試。或有驚馬。則數日前肄習之馬埒間。使勿驚。至試日。馬已習。弗驚也。人心於死候。亦如驚馬矣。吾以念死心習之埒間。至真死候。則已習。弗悞我大事也。夫人所畏於死者。非死之瞬息。乃瞬息之後所紀也。此畏也。最能引我。

於善。則宜存養之。不宜却去之也。試思吾自今以後。有日。將我一生中。日。日。刻。刻。凡眼所視。耳所聞。口所啖。鼻所嗅。四體所動。才所爲。心所愛。合理與否。一一藉計無漏焉。無爽焉。凡善與惡。悉審察以按判。孰不懼乎。既懼之。必有助以斂心。以謹行者矣。故敝鄉有賢者。修道八十餘年。臨歿時。四體戰兢。旁人問其故。答曰。是懼也。非始自今也。吾平生有之。人曰。眾皆云。夫子道已成也。何懼。答曰。天主審判嚴矣。其耳目於我也。猶人乎哉。可弗懼與。古又有一人死。而兩日後復生。又生世十餘年。竟不發一語。亦絕不見笑。默居靜修。其復死日。諸友強問之。惟曰。人不知死後審何如。使知之夫。語畢而死。蓋君子於天下。無所與。無所與。卽無所愛。無所愛。則捨之無恨也。其志在天上。不在人間。以彼爲家。客聞欲近家。不啻無憂。且大喜焉。以此軀壳。爲囚禁。爲桎梏。則見其壞朽。無

任娛樂。如囚人視狴犴垣壁裂。桎梏壞爛。乃望其解脫拘繫。可歸故鄉。何憂哉。第兢業日慎。不敢輒自居安。居賢猶恐德未成也。是以孜孜矻矻。惟日不足矣。徐子曰於戲。此皆忠厚語。果大補於世教也。今而後。吾知所爲備於死矣。世俗之備於死也。特求堅厚棺槨。卜吉宅兆耳。孰論身後。天臺下嚴審乎。余曰。迂哉。重所輕。輕所重。莫凶乎是也。文王墓在豐鎬。而周公作詩。以誥其後。王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則豐鎬之文王。文王之灰燼焉耳。吾忘己之精靈。而獨顧吾灰燼乎。夫遺魄朽於高。朽於下。終生思之。未審何異歟。棺槨所不覆。固天覆之。奚厭其薄乎。然厚葬親者。自是人情。不必非之。所叮嚀者。惟毋自菲薄吾神靈焉。此世一生耳。而身後永常苦樂。皆自今造之。今世也。吾有不善可鑷。吾有善可增。此生以後絕不能也。死後。按察賞罰之時也。有未犯王法。未得罪於

人。而偶經過於司生殺者之前。入其庭。猶且惴惴焉。矧終其身所爲。莫非違天命。獲罪於天主。臨死時。將至乾坤主宰嚴臺之前。按我萬世罪殃。而且得晏然乎。不思乎。妄想僥倖免乎。自昧而不信乎。謬矣。夫善備死候者。萬法總在三和。三和者。和於主。和於人。和於己是也。得罪於主。無所逃。不從主而禱。孰禱乎。繫在此。則祈解亦在此矣。卽復勤詢天主。所貽至教。習其情。悔責吾前非。立心於守聖戒。以息主怒。以致其神寵。此以和主也。吾藏人非義財物。卽還之其人。嘗毀謗人。玷缺其名行。卽以真實語獎許之。復成立之。嘗與人交爭。傲狠有讐。卽恕宥和睦好待之。此以和人也。凡有以酒色自污穢本身。以醜念邪情。亂熒心靈。卽時洗滌新新。修善志。歸道體。或有誘感我於非義。遠離廢之勿惜。此以和己也。嗚呼。倘死者已受主刑。今能復生於世一刻。以改前非。移心於道。

德。不難出無量之價。無苦不甘心取之以易之。其如不可得。而吾承啟
心以忖悟。備死候之實範。若不圖迅行之。何心哉。

君子希言而欲無言 第五

曹給諫問余曰。聖人皆希言。而欲不言也。奚謂乎。余答曰。夫言非言者。所自須。乃令人知我意耳。若人已心胥通。何用言。如人面語。可省簡牘也。聖人言以誨民。民自知。則其言之工止矣。民弗知。聖人始言焉。然博雅之言。言約而用廣。蓋粹言比金錠焉。微而賈重矣。是以聖人罕言。而欲無言也。無言則人類邇於天神。所謂人以習言師人。以習不言師神也。故天主教典。及西土聖賢。莫不戒繁言。而望學者以無言焉。曹子曰。吾幼讀孔子。木訥近仁。及利佞之說。卽有志於減言。且聞貴邦尙真論。今願聞禁言之法言。幸以告我。以証聖人之旨。以堅此寡言於同志也。余曰。竇承命。不敢辭。然茲論也。浩且博。吾試揭數端。子自推其詳備焉。凡不肖者。言不顧行。行不踐言。則易其言也。言也。如飛之彙。一出口。不

得追而復含之矣。鳥出籠。卽自此樹飛於彼樹。言出舌。亦自此口。傳於彼口。不還也。故智者多默。希言。乃爲翦其羽矣。天主聖經曰。多言之際。不能無訛。能守己舌。乃智之至也。又曰。愚者不言。則人將謂之賢者。釋之者曰。愚者未言。與賢者無異。惟舌與音。爲其愚之徵耳。是故宜恒以手掩口也。東亂氏。古之賢者。於大眾會不言。或譏之曰。言之窮乎。性之愚乎。曰然。愚者不能勿言。先世之所寄。臣曰。惟命。獨有一物。臣不敢受。寄。問何物。曰。隱密之言耳。曰。何謂也。曰。言也。難收矣。不洩之以聲。恐露之以形。不漏之以辭。恐傳之以夢也。中古西陬一大賢。瑣格刺得氏。其教也。以默爲宗。帷下弟子。每七年不言。則出。出其門者。多知言之偉人。也是默也。養言之根矣。根深養厚。而株高。幹枝盛也。又嘗出一名師。教人論辯。所著格物窮理諸書。無與爲比。至今宗用之。而其人每靜默希

言。或問之曰。子自不言。何能教人言。對曰。子不見夫礪石乎。已不動。不利。能使刃利焉。凡器之小而虛。則其聲揚。器之大而充。則無音。何謂。小人中無學問。惟徒以言高焉。君子充實而美。斯無言也。善行爲善言之証也。行也無音而言矣。故曰善言者。不可以邪行壞之。若言行不相顧。豈不以邪行壞其善言乎。造物者製人。兩其手。兩其耳。而一其舌。意示之多聞多爲。而少言也。其舌又置之口中奧深。而以齒如城。以唇如郭。以鬚如櫓。三重圍之。誠欲甚警之。使詔於言矣。不爾。曷此嚴乎。夫口也。又心之藩籬焉。故經曰。守言卽守心也。圍無藩籬。外患卽侵而毀之。心無口之禁。不止受外人之累。自亦逃而失已矣。舌毋先心可也。吾未嘗不言而悔。祇多有言之悔耳。敝鄉之東。有大都邑。名曰亞德那。其在昔時。興學勸教。人文甚盛。所出高俊之士。滿傳記也。責煖氏者。當時大學

之領袖也。其人有德有文。偶四方使者。因事來廷。國王知使者賢。甚敬之。則大饗之。而命諸名俊。備主賓之禮。責煖氏居首。是日所談。莫非高論。如雲如雨。各逞才智。獨責煖終席不言。將徹。使問之曰。吾儕歸復命乎。寡君謂子何如。曰。無他。惟曰。亞德那有老者。於大饗時能無言也。祇此一語。蘊三奇矣。老者四體衰劣。獨舌彌強毅。當好言也。酒於言。如薪於火。卽訥者於是中變而譁也。亞德那彼時賢者所出。佞者所出。則售言大市也。有三之一。難禁言。矧三兼之乎。奇哉。教可傳之四表。故史氏不誌諸偉人高論。而特誌責煖氏之不言也。邦伴氏至德之士。初發志修行。卽入學。其師方講經。次經曰。吾將守我行。以免舌之咎。聞此一句。卽辭而曰。足矣。請先習是句耳。久修而後反學。師問曰。何遲之久也。曰。未盡習初句。不敢還也。自後德名藉藉。遽入深山。獨居默修。用以晦迹。

剗名。而名日益高。夫名也。如影焉。避就者。就避者。而愈晚愈長。是以邦伴。雖屏居數年。四方共景仰之。於時有尊位持教官。赴山中見之。邦伴了無言。官曰。乞賜片言。小吏取以布教。曰。子不取我不言。何能取我言乎。此可謂盡習初句者矣。載香器。必固塞其口。不爾。原氣渙矣。子承傳於心。苟冀儲之。以備施用。莫若閉口默蓄矣。吁。今之學。非爲己。悉爲人耳。故大學師。有人以其弟來學。其弟久侍而不言。學師令曰。言之。余以觀汝。夫人在目前。必令言以觀之乎。覲面則視其形。聞言則視其心矣。試人如試陶等焉。叩擊之。陶以音著其裂。人以言顯其疵也。故吾先正每曰。吾未聞一人言。常畏之。往時有一士。嚴坐於眾士列。良久不言。俄發言。言其所不達。或曰。此人也。而終不言。不亦可謂士乎。默之一藥。能療言之萬病矣。世之大惑者。每從師以肄言。無師以習不言也。第不

言難。惟英俊能之耳。言欲遂而強止之。如以口含滅光燭。豈不難耶。誌載昔非里雅國王彌大氏。生而廣長。其耳聳然如驢。恒以耳璫蔽之。人莫知焉。顧其方俗。男子不蓄髮。月鬻之。恐其鬻工露之。則使鬻之後。一殺之矣。殺己。眾心不忍。則擇一謹厚者。其鬻髮畢。語以前諸工之被殺狀。若爾能抱含所見。絕不言則宥爾。工夫誓願曰。寧死不言。遂生出之。數年抱蓄。不勝其勞。如腹腫而欲裂焉。乃之野外屏處。四顧無人。獨自穴地作一坎。向坎俛首。小聲言曰。彌大王有驢耳。如是者三。卽復填土而去。乃安矣。後王耳之怪。傳播多方。或遂究其說曰。此坎中從此忽生怪竹。以製簫管。吹便發聲如人。言曰。彌大王有驢耳。國民因而知其事也。嗚呼。禁言之難。乃至此歟。是故昔西國君。誥其賢臣曰。吾於卿屬。有人之胸。特爲流言溝焉。卽入卽出。無留乎心。無增乎行矣。彼喧譁之

心無殊於隙甕。雖斟之美液。四處漏。奚得滿乎。欲塞言之漏。縱不得不言。可不慎於言乎。曷事敗。不因言而敗。曷國覆。不因言而覆乎。所謂人之生死。皆由舌也。善馬不轡銜。不可御。修士不謹言。不成德。東方鶴。初冬去之西土。道牛山。牛山產大鷹。鳥鶴所忌也。鶴過山。則銜小石。恐忘而妄鳴。且受害。踰山方捨石矣。人輩亦過此世之險山。五欲之鷹。張爪吻以傷此心。何不以默之石塞口。而終日謹謹乎。世之害。莫大乎佞者。佞者以巧言迷人心。如仇類以金爵斲人命也。其所言非昌。徒以巧詞綺語。飾而出之。如塗朱傅粉。婦女之事。非大丈夫之氣也。東格刺得氏。當亂世。卓立自好。正言不屈。奸人謀而陷之於罪。被拘囚以誅焉。其門弟子大憂之。獨已至死不變色。於時有一名士。大雄辨。論理無對。則代之慟而作一文字。剖析事理。申雪枉抑。使東格刺得持於公堂辨之。必

免刑也。躬詣獄致之。東格刺得讀畢。曰不對。不堪用。士曰。此文言言切中夫子之事。奚云不對。不堪用也。曰。婦人履稱我足。我亦不著矣。男子氣雖斷於殃。不取於卑陋巧言。而汝安取之。以自敗其德乎哉。佞者致言之病耳。蓋言之期。期以人信焉。立言而無人信。如創室而無人居也。人所深信。乃其所明視耳。汝以言之葉蒙之。則有所不通矣。故人疑而弗信也。藏麥於窖。麥得土氣欲坼。出而量之。多於初。然麥浮敗矣。言在佞人。口盛而憎多。惟無孚也。嘗聞人稱譽人以多聞。未聞稱譽以多言。言雖善也。多則人病之。善言不可多。而虛言妄言罪言可多乎。或曰。旣爾。字內何以言爲。寧不皆銜枚而瘖然行世乎。曰。否也。聖人勸寡言。拯扶世流耳。無言孰世乎。禽世耳。惟言。眾人以是別鳥獸。賢以是別愚。文明之邦。以是別夷狄也。人無言。虞廷何以拜昌言。孔孟何以知言。且今

多聞者。從何而得聞乎。利兵。以捍國禦奸也。有妄持之以刺正人。則目爲凶器而禁之。非其人不藏焉。是貶言之原由。人誤用耳。聖人欲不言。欲人人皆正行矣。如醫之慈者。欲無醫乎。乃欲天下無病者乎。阨瑣伯氏。上古明士。不幸本國被伐。身爲俘虜。鬻於藏德氏。時之聞人先達也。其門下弟子以千計。一日設席宴其高第。命阨瑣伯治具。問何品。曰。惟覓最佳物。阨瑣伯唯而去之屠家。市舌數十枚。烹治之。客坐。阨瑣伯行炙。則每客下舌一器。客喜而私念。是必師以狀傳教者。蘊有微旨也。次後每殺異醬異治。而充席無非舌耳。客異之。主慚怒。咤之曰。癡僕。乃爾辱主。市無他殺乎。對曰。主命耳。藏德滋怒。曰。我命汝市最佳物。誰命汝特市舌耶。阨瑣伯曰。鄙僕之意。以爲莫佳於舌也。主曰。狂人。舌。何佳之有。曰。今日幸得高士在席。可爲判此。天下何物佳於舌乎。百家高論。無

舌孰論之。聖賢達道。無舌何以傳之。何以振之。天地性理。造化之妙。無舌孰究之。不論奧微難通。以舌可講而釋之矣。無舌。商賈不得交易。有無。官吏不得審獄訟。辯黑白。以舌。友相友。男女合配。以舌。神樂成音。敵國說而和。大眾聚而營宮室。立城國。皆舌之功也。讚聖賢。誦謝上主。重恩。造化大德。孰非舌乎。無此舌之言助。茲世界無美矣。是故鄙僕市之。以稱嘉會矣。客聞此理辯。則躍然喜。請贖之。因辭去。厥明日。其詣師謝。語昨事。以爲非僕所及。意師之豫示之也。師曰。否否。僕近慧。欲見其聰穎耳。眾猶未信。師曰。若爾。請復之。隨命阨瑣伯曰。速之市。市殺。宴昨客。不須佳物。惟須最醜者。第得鮮足矣。阨瑣伯唯唯。去則如昨市舌耳。畢無他殺也。席設。數下饌。特見舌。視昨無異。客益異之。主忿怒大詈之。問曰。舌旣佳。疇命汝市佳者。何弗若我。而惟欲辱我乎。對曰。僕敢冒主乎。

鄙意舌。乃最醜物耳。主曰。舌佳矣。何爲醜乎。曰。吾解鄙見。請諸客加思而審之。天下何物醜於舌乎。諸家衆流無舌。孰亂世俗乎。逆主道。邪言淫辭。無舌。何以冒天乎。普天之下。荒誕妄論。紛欺下民。無舌。孰云之。易知易從。大道至理。以利口可辯而毀矣。無舌。商賈何得詐僞罔市。細民何得虛誣爭訟。而官不得別黑白乎。以舌之謗諛。故友相疏。夫婦相離。以舌。淫樂邪音。導欲溺心。夫友邦作讐。而家敗城壞國滅。皆舌之愆也。侮神誑上主。背恩違大德。孰非舌乎。無此舌之流禍。世世安樂矣。是故鄙僕承命市醜物。徧簡之。惟見舌至不祥矣。客累聞二義。陳說旣正。音韻祥雅。俱離席敬謝教。是後主視之。如學士先生也。以是觀之。舌也。本善。人枉用之。非禮而言。卽壞其善。是故反須致默。立希言之教。以遂造物所賦原旨矣。夫穀言。無五毋。有五有也。汚邪。巧。謗。誇。五毋也。真直。益。

減時。五有也。言毋污。則近淨。而潔者就之。無縱吐污言。以咤小人。而先穢己口也。勿曰彼耳。是宜聞。惟曰吾口。是當言耳。惡言來。吾用惡語報之。是火將熾。而吾施之鞢。初惡一。今惡二矣。苟用善言迎之。是火漸延。而吾徒薪。豈非以我善致彼善乎。毋邪。則近正。而端者取之。正心必發正言。正言未必由正心也。雖然。正言之時。心能據正。恒自據正。卽有邪心。亦可匡也。若果僞者。并亦不能恒作正言。斯爲邪耳。鸚鵡鳥能人言。而不自達其意。平時諄諄。與人無異。忽逢撓擾。卽揚禽聲。而復其拂拂也。詐正人。善爲仁言。而不自通其旨也。無事便便。與人無異。俄值拂逆。便轉邪情。而還其偏本也。詐不可久。矧能恒乎。毋巧。則近質。而誠者尙之。法言素樸。而自光美。不求鮮華之飾。戾言病醜。不能不借於繪工。愚者雅之。智者病之。行行古之道。言言今之詞耳。毋謗。則近恕。而忠者若

之。世道衰下。讒言易發。易傳也。故當戒口以言。戒耳以聞也。無聽讒者。無讒。故讒人與聞讒者。吾未識罪孰重乎。毋誇。則近謙。而傲者去之。自伐善者。非因己既行德而言之。乃行德以言之耳。如是以虛德爲實。隱矣。以隱易德。吾所伐善安在乎。吾之譽在我口。是反爲訾也。彼稱我善。愛道而長己德。吾自稱己善。冒名而泯己德也。此五毋也。言有真。則無誕。而人卽信焉。真言全體相結。僞言始終不類也。真者如明燭焉。光四射。縱掩藏之。必乘隙而出矣。蒙者。醉者。狂者。三人之言。咸真實無僞。汝爲不然。豈不居三人之下乎。直。則無詭曲。而人悅依焉。直路一。而去彼界近。曲之無數。而皆彌遠矣。汝冀蚤赴家。莫善於從徑途也。視利而行。行不得義。察色而言。言不得直也。發矢不直。是無力。安能中乎。張弦不直。則無音。胡得和平乎。發言不直。則無志無氣。必不及致其所圖也。益。則

無竅。而人以爲用焉。有千金之言。有無價之言。誰曰言無直歟。富贈人財。仁贈人言。珍貝利財。忠言利德。二者孰利乎。凡無利於眾。無補於身。悉妄言也。遇事當言。度言之勝乎不言。而後言無悔矣。減則不繁。而人好繹焉。凡真論欲人易曉。莫若淡且簡也。約言近乎不言。故爲趣矣。少可以成事。何用多爲。無餘無缺。始爲減也。有不言之處。有希言之處。無盡言之處矣。吾言之真。寧使人嗣之以思。無寧使斷之以厭也。時則不誤。而人願聆焉。時而不言。猶不時而言也。時雨。人翹首而望之。時言。人傾耳而納之。皆得其欲也。不對病之藥。縱善而傷身。不合時之言。縱昌而敗事也。雖然。知言之當。以時發。眾也。知當言之時。幾人乎。體仁之言。真。從義之言。直。由禮之言。減。敦信之言。益。惟智之言。時矣。此五有也。使言無斯五毋。獲斯五有。談自旦迄夕者。或謂之多言。吾敢謂之希言焉。

有言者。人一聞而喜。此言者。人百聞而猶喜也。語竟。曹子悅曰。旨哉。聞之曰。人也於言。如鐘於音焉。大叩之大音。小叩之小音也。若無叩而音。其妖鐘已。請益。余曰。瞻已。恐中國士誚我曰。西士以喋喋勸希言也。歟。

齋素正旨非由戒殺 第六

李水部設席招余。是日值教中節日。余食止蔬菓而已。李子曰。貴邦不奉佛。無殺牲戒。而子齋素。何也。余曰。豈獨敝國。中國自三代以前。佛教未入。悉不奉佛也。皆以太牢事上主。悉不戒殺牲也。然而祭之前。有散齋。有致齋。齋者悉不飲酒。不茹葷。今所見士大夫。遇郊社大典。咸斷酒肉。出居官次。是則齋素之義。不由釋氏始。不以殺牲故。明矣。李子曰。然吾儒將祭而齋者。將以齊一心志。致其蠲潔。對越明神也。敢問貴國齋素。何意。時余篋中適有舊橐一帙。中說天主教齋素三旨。卽出帙觀之。其辭曰。因戒殺牲。而用齋素。此殆小不忍也。然齋有三志。識此三志。滋切滋崇矣。夫世固少有今日賢。而先日不爲不肖者也。少有今日順道。而昔日未嘗違厥道者也。厥道也者。天主銘之於心。而命聖賢布之版。

册。犯之者。必得罪於上主。所從得罪者益尊。則罪益重。君子雖已遷善。豈恬然於往所得罪乎。曩者所爲不善。人或赦弗追究。而已時記之。愧之。悔之。設無深悔。吾所既失於前。烏可望免之於後也。况夫今之爲善君子。不自滿足。將必以闕己之短爲離婁。以視己之長爲盲瞽焉。所責備諸己者精且厚。人雖稱以俊傑。而已愧怍。如不置也。所省疚於心者密且詳。人雖謂其備美。而已勤敬。如猶虧也。詎徒謙於言乎。詎徒悔於心乎。深自羞耻。奚堪歡樂。則貶食減食。除其殺味。而惟取其淡素。凡一身之用。自擇粗陋。自苦自責。以贖己之舊惡。及其新罪。晨夜惶惶。稽顙於天主臺下。哀憫涕淚。冀洗己污。敢妄自居聖。而誇無過。妄自寬己。而須他人審判其罪也乎。所以躬自懲詰。不少姑恕。或者天主惻恤而免宥之。不再鞫也。此齋素正旨之一也。夫德之爲業。人類本業也。聞其說。

無不悅。而願急事焉。但被私欲所發者。先已篡人心而擅主之。反相壓難。憤激攻伐。大抵平生所行。悉供其役耳。是以凡有所事。弗因義之所令。惟因欲之所樂。睹其面容。則人觀其行。與禽何擇乎。有人於此。人其性也。而將易之使禽其形。寧死不願之。今者。人其形也。而禽其性。則安之。何哉。夫私欲之樂。乃義之敵。塞智慮而蒙理竅。與德無交。世界之痼疾。莫深乎此矣。他病之害。止於軀殼。欲之毒藥。通吾心髓。而大殘元性也。若以義之仇冤。攝一心之專權。理不幾忘。而厥德尙有地可居乎。嗚呼。私欲之樂。微賤也。遽過也。而屢貽長悔於心。以卑短之樂。售永久之憂。非智之謂也。然私欲。惟自本身。藉力逞其勇猛。故遏其私欲。當先約其本身之氣。學道者。願寡欲而豐養身。比方願滅火而益加薪。可得哉。君子之欲飲食也。特所以存命。小人之欲存命也。特所以飲食。夫誠有

志於道。怒視是身。若寇讐然。不獲己而姑畜之。何者。吾未嘗爲身而生。但無身。又不得而生。則服食爲腹饑之藥。服飲爲口渴之藥耳。誰有取藥。而不惟以其病之所須。爲度數焉者乎。吾輩此身。皆當爲蟲所食。甘食厚味。以益其膏。不幾爲蟲作牧人乎。性之所嗜。寡而易營。多品之味。佳而難遂。若窮極口體。逞意貪圖。則以其養人者。頻反而賊人。謂飲食殛人。多乎刀兵可也。今未論所害於身。獨指所傷乎心。多聚飲食之處。多來貓鼠蟲蟻。多饜飲食之人。多招罪過其身也。僕役過健。恐忤抗其主也。血氣過強。定傾危乎志也。志危。則五欲肆其惡。而色欲尤甚。豐味不恣腹。色慾何從發。淡飲薄食。色氣潛餒。一身旣以理約。諸欲自服理矣。古有問賢者。何則爲學。答曰。脫身耳。解之者曰。阻心之達真者。莫甚乎身樂之誘也。身之樂。以重羶霧晦我心才。使不得外脫種種諸像。內

釋五官之欲。而往察物性。以率造物主命也。故有意於學者。先當拔心於身外也。身也者。知覺屍也。機動備也。飾墁墳也。罪愆餌也。苦憂肆也。囚神牢也。實死而似生也。家賊用愛。誘損我心。纏縛於垢土。俾不得沖天。享其精氣也。能拔此身。百囚盡熄。心脫阻礙。任天游馴命矣。古賢甘餒。求餒不求飽。其於身也。似仇而實親焉。此齋素正旨之二也。且本世者。苦世也。非索翫之世矣。天主寘我於是。促促焉。務修其道之不暇。非以奉悅此肌膚也。然吾無能竟辭諸樂也。無清樂。必求淫者。無正樂。必尋邪者。得彼則失此。故君子常自習其心。快以道德之事。不令含憂困而望乎外。又時簡畧體膚之樂。恐其透於心。而侵奪其本樂焉。夫德行之樂。乃靈魂之本樂也。吾以茲與天神侔矣。飲食之娛。乃身之竊愉也。吾以茲與禽獸同矣。吾益增德行之娛於心。益近至天神矣。益減飲食

之樂於身。益逖離禽獸矣。吁。可不慎哉。仁義令人心明。五味令人腐腸。積善之樂甚。卽有大利乎心。而於身無害也。豐膳之樂繁。而身心俱見深傷矣。腹充飽以穀饌。必垂下而墜。已志於污賤。如此。則安能抽其心於塵垢。而起高曠之慮乎哉。惡者觀人盤樂。而已無之。斯嫌妬之矣。善者視之。則反憐惜之。而讓已曰。彼殉污賤事。而猶好之如此。懇求之如此。吾旣志於最上。而未能聊味之。未能畧備之。且寧如此懈惰。而不勉乎哉。世人之災。無他也。心病而不知德之佳味耳。覺其味。則膏粱可輕矣。謂自得其樂也。此二味者。更迭出入於人心。而不可同住者也。欲內此。必先出彼也。古昔有貢我西國二獵犬者。皆良種也。王以一寄國中顯臣家。以其一寄郊外農舍。使並畜之。旣而王出田獵試焉。二犬齊縱入囿。農舍所畜之犬。身臞而體輕走。躡禽獸跡。疾趨攫網。獲禽無算。顯

家所養之犬。雖潔肥。容美足觀也。但習肉食充腸。安佚四肢。不能馳驟。則見禽不顧。而忽遇路傍腐骨。卽就而齧之。齧畢。不動矣。從獵者知其同產則異之。王曰。此不足怪。豈惟獸哉。人盡然也。皆係於養耳矣。養之以佚翫飫飽。必無所進於善也。養之以煩勞儉約。必不悞若所望矣。若曰。凡人習於珍味厚膳。見禮義之事不暇。惟俛焉而就食耳。習於精理微義。遇飲食之玩亦不暇。必思焉而殉理義矣。此齋素正旨之三也。李子讀竟曰。此實齋素真旨。吾儒宜從焉。乃謝而請錄之。

畸人十篇卷上

畸人十篇……卷上 齋素正旨非由戒殺第六

六十

畸人十篇卷下

泰西利瑪竇述

自省自責無爲爲尤 第七

吳大叅昔於白下問余曰。貴教坐功否。余曰。吾輩爲功。與俗功異焉。吾所圖者。蓋在神魂。不在形身。吳子曰。旣神則無有衰老。自得常生。何以功爲。余曰。夫人體貌屬形。至壯至老。日漸衰減。智志屬神。至壯至老。反更强確。足徵神不可殺。不能死滅矣。吾因其常生。謀其常善。永安無虞也。常生而苦辛。毋乃常死乎。與其常死。寧速死乎。此功所爲用耳。吳子曰。善。然則功在行。不在坐。與。余曰。坐而默繹之。以擇。以定。以誠。以篤用。果其行也。且行有二等。有出於身外。有留於神內。留於神之行。重矣。而神之行。於坐時固可行焉。吳子問善神之肇端初功。余曰。夫初功者。

每朝時。目與心偕仰天。籲謝上主。生我養我。至教誨我。無量恩德。次祈今日祐我。必踐三誓。毋妄念。毋妄言。毋妄行。至夕又俯身投地。嚴自察省。本日刻刻處處。所思。所談。及所動作。有妄與否。否卽歸功上主。叩謝恩祐。誓期將來。繼續無已。若有差爽。卽自痛悔。而據重輕。自行責罰。祈禱上主。慈恕宥赦也。誓期將來。必改必絕。每日每夜。以此爲常。誠用是功。自爲己師。自爲己判。日復一日。無奈過端消耗矣。吳子曰。功哉。功哉。自爲己証。則過不及辭。況文罪與。自爲己判。則不欲欺己。豈待外人諫責焉。先治內心。次攻其表。於言於行。則功得序。得全得實。愈如靈藥。必效不誤也。夫百人百罰。不如獨責。君子慚懼已知。甚於人知之。所謂自知則萬証矣。殊乎小人。惟念人知。是愧是憚耳。其於行也。不圖善。惟圖隱矣。縱可欺人。使之矇曰。是也是也。而夫心之良。隱隱心聞。若或警呼。

曰。非矣。非矣。孰能強暗而已之乎。則莫如當夜時。晝事已畢。燈已滅。追求檢察一日之事何如。且詔己令詳審責問。今日嘗治心之何病。禁止何欲。洗滌何污。改變何醜行。今日移幾步於德域也。夫身今日善於昨乎否也。茲功行。則怒心可滅。可除。惰心可振。可翌。慾心可懲。可化矣。且既自知自省。又日日常追至天理臺前。從公審判。卽此諸種。妄念不敢發也。自貶自褒之後。固可盡夜安臥無慮焉。第此功也。精矣美矣。得至無過。便己聖人。何謂初功耶。余曰。去聖人猶遠矣。是者初功。又有初之初。中。末。三也。蓋凡未行道。而立志行之。其始事猶混濁。未得便澄。惟戒其大非耳。既聊進。方克省其非也。至近善地。乃察細微過者也。譬之如泉。久淪濁。欲清之。先除其粗石耳。水已靜。方可視小石去之。水既澄。則其眇末土沙。沉居水底。悉可睹而汰之矣。此三者。皆掃除之役。屏棄諸

惡耳。未及爲善也。吾曾久作前功。進於此。則兼起行善之功。行善精美矣。行善者。於念。於言。於行。非惟審有妄否。猶察夫既有善否。未有善。則自悔自責。如犯誠焉。此時又以無善爲愆也。至善盛。乃可入聖人域也。吳子曰。信夫。聖德雖無惡。及其成道。尙在爲善。貴教作功。一在誠實。斯途轍顯然。程效不虛矣。惜今之俗。淪染佛乘。云空尙無。則論道者。一秉高玄。無翅飛天。乃人之所不能行矣。但論以論。不以行。故不顧虛實。子談道以行。卽所談者。悉可效於事也。然嘗聞志仁無惡。無過失。乃近仁也。無過失。曷爲與聖人遠乎。余曰。茲者能無疵誰乎。齋舍中。人與物。一。一蠲潔。而日掃日除。垢何居。風中難免塵埃也。故在本世。德雖高。前功之筭。不得暫舍手也。縱設有人。了悉掃除諸等醜咎。而於聖人之域。邇乎。農夫旣易田者。猛獸已驅。荆棘已拔。野草已燼。瓦礫已脫。地形已平。

而無所種藝。是近上農乎哉。子有傭僕。以應家役。彼未嘗竊主財物。未損家械。不擊子詈子。不博不酬。而日惟游閑坐臥。一切不爲。子以爲是僕善乎。不肖乎。總總生靈皆農夫。皆僕役。爲天主所備。以治此道之田。以寅亮上主工也。必欲收投而獻諸主庾。必欲行其投。而充本職也。豈啻望不爲非禮耶。今也全德之君子罕見。則非但無過。能寡過。卽日爲賢爲聖焉。世衰故耳。吾天主教。論人罪惡。凡有二端。一因不善之有。一因善之乏。俱可悔也。俱可勉也。吳子曰。談愈微愈美矣。可知凡人無爲於善。卽有爲於惡。兩者等乎。蓋凡善吾力所能行。無非吾分所當爲矣。若此審已也。進道無疆矣。

善惡之報在身之後 第八

乙巳年。龔大叅因事入京。就余問曰。天也。至公至正。凡行善者。凡爲惡者。必有吉凶報應。第今人多曰。善惡之報。全在現世。加於本身。若身後。則無有佛氏所傳輪迴六道。天堂地獄之虛說也。不識貴教云何。余曰。是何言與。豈可以輪迴六道之虛說。輒廢天堂地獄之實論乎。吾天主聖教。不如是輕薄德勛。俗言以爲順者。天下福祿足賞之。逆者。天下災禍足罰之也。豈德之根本高峻。從天而發。天下萬物。皆卑陋異類。孰有價值相應。可以酬德者哉。天下君。亦以天下黜陟國吏。天上君。亦以是償天吏乎。明達世界之情者。咸曰。徧大地皆從欲者。迴拔衆凡。而爲君子。每世得幾人耶。君子欲行道於世。常不脫終身之苦辛。則此世界也。謂之地獄氣象。猶可。若謂天堂。殊不似矣。試觀世人羣類。無不自稱苦

焉。苦中有天堂耶。天堂中有苦耶。彼小民勞於農力。險於經途。汗於百工。疲於戎守。每仰縉紳持權者爲安樂。且曰。世界有天堂。居高官。食厚祿者。卽是其人。豈不然乎。今子臨民有年矣。敢問身所得天上樂何如哉。大叅曰。否否。世界有地獄。居官者陷於其深區焉。泥塗中肩重負。此之爲勞。不及於位小官。署輕任者。矧等而上之乎。人不識縉紳士所茹荼苦。故謀掇而加諸身。令識之。偶值諸路。必速過。不拾取也。古人比吏道。如黃金桎梏。拘於囹圄。甚得其情也。是以吾今思抽簪投紱。歸耕娛老。冀幸不虛此生耳。余曰。信矣。子治一方。見勞如此其甚。矧治多方乎。卽其苦奚啻百倍也。位愈高。心愈危也。西土古昔有棲濟里亞國王。名的吾泥削。國豐廣。爾時有臣極稱其福樂。王謂之曰。汝能居王座。而安食一饌。則以位遜汝。卽使著王衣冠。升王座。設舉盛饌。百執事以王禮

御之。而寶座之上。則以單絲繫利劍。垂鋒而切其頂。此臣升坐。初觀王庭左右侍人。奔走趨命。卽大歡喜。旣仰視劍欲墮。便慄慄危懼。四體戰動。未及一餐。遽請下座。曰。臣已不願此福樂也。王曰。嗟乎。余時時如此。子以爲福樂也。兆民畏君。君無所畏耶。嚴主在上。日日刻刻。以明威之。懸劍懼我焉。俗人不知居上之苦。故慕之。因嫉之。倘知之。反憐之矣。吾嘗且笑且惜。彼經世之士。謀安而溺於阨。努力功苦。以立功增職。王法亦按頒功疏爵。次第加之。誰知吾以苦市苦。朝廷亦以苦償苦乎。今子謀歸田耶。歸而能竟却人緣。專務一己生死大事。則得矣。苟圖離苦就甘。恐甘者無時可就。苦者無時可離也。世如曠野。滿皆荆楚。何往不刺身焉。藥氏者。西土聖人。嘗曰。鳥生以飛。人生以勞。是以生人。際此齟齬。未及平坦。而逼迫他患。已便萌發。如候缺次補焉。吾於辛苦如仇國。卒

世相攻。中或可圖。暫瞬解休。曷得其泰平乎。智者時防其侵也。易居易職。非謝苦也。如荼蓼芴連。僅易苦之別味耳。四方民無不哀號曰。世俗勞生。吾以爲圖免之。不如圖忍受之。必欲免者。須尋他世界。苟於此。未見未聞有人倖免焉。此世界。譬若細長繩。作極密締結。糾纏盤互。令羣生一一解之。我羣生者。雖解至命盡。而繩之締結。猶未盡解也。造物主祐君子者。令不屈於患。莫免其患矣。毅其心以甘受。使不形其憂矣。故君子小人。德雖不等。憂患雖殊。然而見困苦均焉。大參曰。信哉。率四海之濱。皆苦乎。旣三日。韶陽侯蘇子張飲。爲大參祖道。余在席。大參曰。我而哂曰。世界人皆樂矣。何也。今日又復相晤。談論飲嬉。非樂乎。且吾尙有疑焉。生若苦者。世何以無願死。悉嗜生乎。非但問富庶康逸榮華者。問貧窶裸裎。臥凌跣冰。丐於街市。及諸耄耋。目盲耳聾。徧體衰憊。若老

病疴毒。晝夜僵地。傷痛不間。咸猶寧生。不寧死焉。奚不咸恬樂行世之
驗乎。此非樂地。人人何肯愛戀之。弗忍舍去之。且善惡之報。天下萬國
各立君王。用專賞罰之權。君又選士居方。定律設法。綱紀民心。以賞賜
正之。以刑僇齊之。是今善者必榮樂。惡者必危辱。足爲勸懲焉。奚待後
世之遐且遲乎。余曰。固也。竇未始曰。此世有苦。而竟無樂也。特曰。此世
樂。不足稱上主酬仁人之神德。若此世苦。亦不足明著。上主殃不仁
人之凶禍也。故當造身後真天堂。真地獄。盡善惡之報。以顯上主全能
淵旨矣。昔者。吾述天主實義。已揭其理。今復舉其端倪。夫天降禎祥妖
孽。多不因善惡。况合其德。隱輕重乎。世病秉世權者。賞罰偏私。則以省
疑造物主。弗理視世事。或又解之曰。此主之未定焉。嗟乎。主豈有弗定。
有弗定。豈可爲主。則曷不信此後有日焉。各得其所當得。且補今之缺。

而并鞫彼偏私之咎耶。嗚呼。持世權者。縱爲公平。而所褒貶功績與否。惟耳目是信耳。無審據者。弗克究也。民之庸情。有所妬憎。則泯其善。揚其惡。壅蔽莫達。有所親愛者。反是。則在上者。時或不及聞其人之功罪。何能不失法意乎。豈惟人也。己亦掩己矣。雋德之精。多含於內。不露於外。發外者。德之餘耳。非其人。易粉飾焉。善者彌誠。彌隱己德。何啻曰隱也。且不有其德也。人與己不知之。則疇從而褒之。惡隱之本。素釀於心。不洩於外。見外者。隱之末耳。詐善者。不難文藏焉。惡者滋熟。滋匿己隱。奚徒曰匿也。且不覺己隱矣。人與己弗達。則誰從而貶之。夫自蘊蓄己之善惡。同類之人。又覆蓋之。秉法君臣。又不及知之。復有天主。暫容。姑且未報。或姑報而不盡也。此必待來世。天主之主宰。明威神鑑。按審無爽矣。至若人情。無不願生者。此別有故。天主造天堂地獄。爲善惡之報。本

自親口傳宣。令人遽信。不待忖量。其奈人情染惡。自塞天牖。神賦大光。無由得入。便不能明知身後所受。又自古人死。少有復生者。益復不知死後事情也。既不知其情。誰願往乎。譬如人情戀土。若有人從他鄉還。明知彼處利樂。便願裹糧從之。若去者。自古及今。無一人還。非萬不得已。誰欣然肯行哉。狐最智。偶入獅子窟。未至也。輒驚而走。彼見坑中百獸蹟。有入者。無出者。故也。夫死亦人之獅子坑矣。故懼之。懼死則願生。何疑焉。仁人君子信有天堂。自不懼死。戀生。惡人應入地獄。則懼死。戀生。自其分矣。大叅曰。子論人之報人善惡。苦樂眇小。不能相稱。眇小之中。又有法律所不能窮究者。是則然矣。然人與法律所不暨者。吾方寸中。具有心君。覺是覺非。切報之。則報仍在。已在。今不俟身後也。仁人有天堂。卽本心。是心真爲安土。爲樂地。自然快足。自然欣賞矣。汝若辦一

德心。卽增福祿一品。備全德。卽備全福樂。故謂仁者。集神樂大成也。慝生於心。心卽苦海。罪創於內。百千殃械。應時肆陳。則慝自責自罰矣。吾犯一戒。自招一孽。放恣無法。則是地獄重刑也。何者。吾旣違天命。卽吾自羞恥。心告訐証我。我胡得辭乎。卽我自惴懼心。桎梏囚我。我胡能遁乎。自性天理。審判按我罰我。我可以賄賂脫乎。可望主者慈宥乎。則哀痛悔慘。種種諸情。四向內攻。殃毒無方。我何能避哉。矇人者不得矇己。迷人者不得逃己。故曰逢艱患。賢不肖無大異。蓋苦樂均也。則請毋睹其膚。視其臟矣。請毋睹其面。視其心矣。君子不因外患改其樂。小人不得外榮輟其憂也。若然。德慝之償在身內。不由身外。豈不信夫。余曰固也。凡生覺之類。不論靈蠢。行本性之順。自忻愉。遇己性之逆。自哀感矣。饑渴而飲食。滋液洗腆。則甘嘗焉。倘乏其所嗜。或啖食草具。餲飯敗漿。

卽委頓嘔逆焉。此何故也。造物者之奧旨。迪物以就其生育。而避之乎失養也。軀殼之陋。飲食之卑行。物主引之以味。而靈神之崇。作德之偉行。無味乎。必踐道。卽心休焉。違道。則心厄焉。夫然後天主賦我本性靈才。本善無惡。足著明矣。但德之味。誘民以從德。非以是賞德功也。惡之困。以沮人勿爲惡。非以是罰惡之咎也。世主馭臣。從命者。方命者。褒貶賞罰。將由君。何故此蒼生之衆。其順逆天命之報。獨由己而不關天主哉。家有燕喜。主人置酒召客。命樂工陳歌舞。樂工謳歌舞蹈。終日曼聲趨容。娛樂極矣。卒燕。主人豈謂樂工曰。汝今日妍歌妙舞。自娛樂無量也。吾弗予若值乎。仁者旣集德之神樂大成。洵自愉悅。然本以娛樂主也。卽天地之主。豈以仁人自愉悅。竟無他報稱。用酌其無涯尊情也歟。子曷不察上國故典也。三載考績。三載黜幽陟明。且有五服五章。五刑

五用。以賞善罰惡。曷嘗曰鴟義奸宄。禦人國門之外者。身歷險艱。且勞力困苦。有餘刑矣。無俟吾法律誅戮之耶。又豈曰。幹國澤民忠貞之士。縱懋勞績。自謀德。不圖報矣。作德日休。已自享其福樂。國家無煩表門閭。不必詔之以祿而豐其爵耶。夫人知行善之愉悅。不足以報德。爲惡之況悴。不足以責咎。而外設法例以命以討。厚售其值。詎不知天主法例。愈精愈備乎。君考臣功。視勲庸。又視國力。乃賞焉。然國藏微矣。上德嘗不得其酬也。故有不賞之功。上主六合之主。其能無盡。以無量數給人。未減其所有之毫毛。則至較德之時。德乃獲其盡報焉。西國史記歷山王。至豐盛。一日丐者進前乞捨。王子之萬金。丐者辭曰。小人得數鑽。幸甚。何敢微分外如此。王曰。汝第知丐子承數鑽捨則足矣。何復知歷山捨人。不萬金。不可哉。命悉負之去。夫寥廓之主。豈若世王氣象褊小。

哉。俗之弊。乃獨尙耳聞目見而已。不知其耳目所不及之福樂也。惟驚駭本世刑災。不慮此世後殊凶極殃矣。龔大叅曰。席中忻際。其身後患不堪問。惟願聞來世喜樂何如。余曰。夫天堂大事。在性理之上。則人之智力弗克洞明。欲達其情。非據天主經典不能測之。吾察天主經稱天堂者。居彼之處。一切聖神。具無六禍。此世中無人無有其一。具有六福。此世中無人有其一。六者。一謂聖城。則無過而有全德也。世道莫盛乎聖人。聖人行世。猶以寡過爲功。況在天乎。經云。義人一日七落。落者違也。循義之人。於小節每日七犯。則不循義者何如也。世塗險滑。道心惟危。稟氣柔弱。性理瞠昧。民焉克免乎。凡自云無過。過重矣。居天堂者。已臻其域。安毅光明。無惑無屈。潔淨庸正。中立不倚。無過矣。侍世之尊君。其衣必靜嘉。侍天主其心畢無垢塵也。且世人不但過失稠。而善行又

疏也。有窮年困攻一慝。慝不去。有盡年懋致一德。德不至。故自少詣老。幸得辦二三德行。民仰而稱賢矣。孰能勇具道德大全耶。若天上君子。道純則德備也。比之如上庾所蓄糧者。糝糠已去。惟精鑿是存。比之如上庫所蓄財者。渣滓既銷。惟兼金是儲矣。是以曰聖城也。二謂太平域。則無危懼。而恒恬淡也。吾於世有三仇焉。本身其一。世俗其二。鬼魔其三。三者同盟以害我矣。本身者。以聲色臭味。以怠惰放恣。媮佚。閹溺我於內矣。世俗者。以財勢功名。戲樂玩好。顯侵我於外矣。鬼魔者。以倨傲。魅惑。誑我眩我。內外伐我。則我於其間。亟於防守。迫於抗拒。自不遑暇息矣。嗟乎。區區一心。上畏天命。下懼不虞之變。左恐覆於險難。右憚迷於佚欲。前怵往年積累多愆。後惕來世未決大凶。內悚於己。外警於人。誰得不皇皇乎。使吾不肖耶。懈倦於克己之功。窘於三仇之勢。而委心

奉之。雖得暫安。而實奉敵讐之逆命。反天主之正命。爲患大矣。使吾爲君子耶。立志存正。而率循天命。其功雖高。乃仇之冤對。至死方止。則當在生時。功未成就。畧不敢安寧矣。旣升天域。則戰陣已休。功績已立。釋干戈而特享其榮賞。恬無事也。故曰。太平域也。三謂樂地。則無憂苦。而有永樂也。世人不求憂。而憂屢至。勤以尋樂。而樂罕得。憂已至。力求以雪之。而憂反自熾焉。樂旣來。吾慎以留延之。而樂愈速消滅焉。茲真爲苦世何疑哉。且世樂者。五官受之。受之全賴此身。身沒世樂并渙矣。譬如葛藟纍木耳。木偃仆。葛藟無自立矣。今人八十爲耄。上壽也。鮮得焉。縱得之。較之常生。得幾何長乎。又八旬之中。且得全享樂歟。請計其實數。以著世樂之妄焉。嬰兒時無知覺。則孩提之年。竟無樂也。七十以後。大概身疲劣。目眯耳重。口不知味。已失榮樂之具。卽逢樂事。無以樂。

矣。八十之中。除其初末各一句。聊可樂者六十年耳。夫人寤則能樂。寐則畢。不省事。無樂焉。世習懈惰。未厭夜寢。猶耽晝眠。故日之大半。爲寢所得。而六旬之徑。醒且樂者僅三旬也。及三旬之徑。計幼時習藝業。屬父師之繩束。急於樹基。時被憂楚。樂無由至。壯而承其家任。易其稼穡。鞠其妻孥。酬應萬事。曷云喜樂乎。或暇日微及之。其間孰不遭父母兒女之喪乎。孰不值水旱饑饉瘟疫之災乎。誰久身安無瘡疖。無傷殘。無楚痛乎。此皆非樂之時焉。如是展轉淘汰。三十年中。每日之樂。十得其一。幸甚矣。則一生之樂日。不亦希歟。夫世之憂至極。聊帶微僞樂耳。若天上罄無憂焉。憂於是處。無根無種。故無從發萌。而全爲樂也。聖經謂始進天門者曰。善僕汝忠。入汝主之樂矣。言此世之樂微少。則樂入於我中。彼處之樂廣大。則我入於樂中。是以曰樂地也。四謂天鄉。則無冀

望而皆充滿也。人類本天民。其全福獨在彼耳。客流於他界。故常有本鄉之望。常歎息之。既未得其本所。則有欠缺。有欠缺。則有希冀。有希冀。則明其無全福。全福無冀也。吾人眾性所欲。必得無窮之美好。乃慰耳。世所謂美好者。咸微妙。咸有限焉。則吾性於是不得慰滿。不得其所欲得矣。故人以為世界缺陷。福樂不足。是乃實理實情。不足異也。倘以世樂自滿足。此真足異耳。譬如王有上嗣。宜君大邦。而自安寢陋之處。行役度生。且恬然不思復其尊位。不亦異乎。吾人本國。天國也。天國主。乃吾世人大父。而吾儕乃自忘本國。逆嚴尊大旨。惟蕩流殉世卑賤之務。是湛是悅。孰知而不深加歎恤乎哉。吾既歸天鄉。大小之欲。無有不遂。所宜享福。非漸次分取之。惟合併全受之。則無庸冀望也。蓋天上君子。分外不得而圖。不得而望。故雖享福者。有巨細品級。却皆充滿。比之如

大小甕。各以佳液飽滿斟酌。故無增加之覬覦焉。眾人爲伴侶。爲昆弟。相視如皆己身也。常得其所願。而不得願其所不能得也。是以曰天鄉也。五謂定吉界。則無變。而常定於祥也。夫世界人。未必無成德且備也。無安且恬也。無樂且永也。無克且足也。第四福者未定耳。經曰。無人知已在天主所愛耶。所惡耶。世事旣畢。吾吉凶始定。無復更動矣。又逐世務者。如步行江流之上。無安穩之處。可印吾跡也。此心乍悅向道。忽翻然而思非道者也。本心汝不能持。矧他人乎。世態恒轉如輪焉。何德無罪。何安無危。何靜無搖。何樂無憂。何隆無殺。何峻無墮。何往無復。則本世謂之反覆無常世。特以無常爲常耳。所獲福祿。惟暫借也。吾不能爲之主焉。若天上吉福。是乃大定不易。吾可恒持遠攸據也。是以曰定吉界也。六謂壽無疆山。則人均不死。而常生也。夫有限之生。其狀近乎死。

也。蓋生日日消化。而不可遲留也。故經謂世人曰。坐於闇。及死陰也。今見在天下萬國人民。與鳥獸等。諸種生類。百年以後。大概皆死。而新者迭生。其生死之數正等。則本世者謂之生域可。謂之死域亦可也。又其生時短。死時長。故西土古賢者。常呼人曰將死者。呼世界曰將死之土也。常呼居天者曰不死者。呼天國曰生者之地也。夫人世之壽縱修。而歲月日時。悉有既也。有既則必死。必死則心懷死之慮。蓄死之懼。故能死者。其福樂不得全圖。若神靈升天者。固常生不亡矣。是以曰壽無疆山也。壽無疆。則并前諸福。俱永久不滅。此天主切答仁人之情也。何者。仁人德盛。至死而已。而其立志曰。使吾常生於世。卽常行善不止。故天主賜之常生常德。以實其志也。入地獄者不仁人。亦未嘗滅亡。曷不謂之常生乎。彼受罪人。不勝其痛苦萬端。則懇求死以息殃也。而不得

死。則其生似爲常生。實爲常死矣。彼生時爲惡已熟。至死乃已。而其立志亦曰。使吾常生於世。常爲惡不止。故天主俾其永存不滅。常受惡報者。報其定於惡也。是則天主之法。一世之善惡。報以萬世之吉凶。大指如是已。佛氏竊聞吾西方天堂地獄之說。又攙入吾前世閉他臥刺。所妄造輪迴變化之論。遂造作教法。云居天堂。置地獄者。過去若干劫。亦有又還生於世。此奚知造物主情乎。設升天受福者。知若干劫後。將失其安樂。而復生苦世。更爲凡民。受福雖大。亦大有欠缺。福固不全。必生憂懼。不稱天堂至樂充滿也。又非天主善妙方。以振世德者也。蓋謀向道者將曰。吾縱爲道至善。而我大事終不得安定不移矣。使人入地獄受刑者。知若干劫已滿。其苦將止。還於元界。復爲世人。其苦雖大。亦大有冀望。不爲至極。翻生喜慰。非所謂地獄無量苦惱也。且非天主所施。

沮惡善法也。蓋小人迷於私欲。且曰。吾縱逆道至惡。而我大事不得盡敗。猶可幸復立矣。此佛氏不知情一也。夫樂之時易過。則見短。苦之日難度。則見長。此情無賢愚共達焉。吾推而可識樂甚也。一日當一刻。苦甚也。一刻當一日矣。兩者又盛。則樂者一年疑一日。苦者一日疑一年也。若天上樂。及地獄苦。人言不及闡發之。心不及思測之。則天堂之千年。爲世界不能一日耳。地獄之一日。爲世界不啻千年也。經謂天堂曰。天主御前。千載如已過之昨日也。不曰如現運日。而曰已過之日。不曰今日。而曰昨日。若無有者。然以指其短之至也。謂地獄曰。大日。甚苦也。忻之日不長。惟患之日長大矣。竇今識真天堂。所有六福。所無六禍。常久不滅者。則天主賞善報德。真實法意也。世界無斯六福。世界非真天堂矣。夫治今與治後。兩世一主耳。吾人之德業德報。兩世一功耳。今者

爲行路。後者爲詣域。西聖人設兩喻。喻是事理甚著明也。一曰務德業。如造大廈。木石諸材。雜散厝署。顛倒失序。愈當華美之處。愈受斧鑿。厦未成故也。厦成。峻美者。萬年峻美。卑陋者。萬年卑陋。今世人位淆亂。不可因所居位。卽徵其德否也。善者頻患苦。不善者多安樂。如司馬遷。稱顏回盜跖之倫。世世多有之。愚者或曰。世無德慝。或曰禍福莫非偶命。皆謬也。明哲之士。乃知善者無位。用以增其德。而繕其功耳。終當結天殿靈庭。不須憫恤之。不善者。冒得非其位。用以釀其惡。而厚其罰耳。終將真最下處。殊足可憐矣。一曰譬之如樹木。隆冬時。佳惡無異。非其時故也。常有苑枯二樹。同植於苑。俱無花葉。俱無果實。以判生死。則此時特內異耳。一則根存液注。生意勃然。而一者根已朽。液已乾。淒然死矣。春夏旣至。人方辨之。生者卽萌芽發生。沃然先澤。灼灼其華。蓁蓁其葉。

有實其實也。彼枯木者。既負圃主期望。眾棄賤之。則斤斫斧截。折而付之燎爨耳。吾人既孜孜業業。勤奉天主教。豈卽榮富乎。豈卽身無疾乎。家無虞乎。與不奉教者。無大異焉。則汝何不竣其時乎。彼其根液內充。汝不得而見之。是本世也。真爲人之冬耳。迨來世。乃其春夏矣。則善惡者之所受。始分明焉。善者則於其身神。生大光輝。視太陽七倍甚焉。目得見此世所未見景光。耳得聞此世所未聞聲樂。口鼻得啖嗅此世所未啖嗅味香。四體得覺此世所未覺安逸也。冬已往。而爲春夏者無量年。榮茂無替矣。惡者既負天主重恩。爲天神所厭惡。則其身神。變成黑醜貌。相類鬼魔焉。如不材枯木。棄之地獄。爲薪燎。以供其永熬爨火耳。其苦痛萬端。非言所及也。前世小患已畢。而後世大患無限矣。請子無疑聖經。及聖人醇言也。大叅曰。竊聽精論。卽心思吾中國經書。與貴

邦經典。相應相證。信真聖人者。自西自東。自南自北。其致一耳。但貴邦經典全存。故天堂地獄之說。致爲詳備。吾儒書曾遇秦火焉。子知之乎。故此燼餘。大多殘缺。而後世之報應。且不明不諳焉。因而伎儒者。疑信半混之有無之間也。然有能據今經典。推明其說。亦足與大教互相發也。詩云。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又云。世有哲王。三后在天。又云。秉文王之德。對越在天。召誥曰。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經載是語。以示身後上升天堂。以弘德享弘報。而世反疑無天堂。豈周公爲矯誣上主及祖宗。且以疑誤後世乎。三王爲德。必有反身而誠。俯仰不媿之樂於內。而主猶從而榮之。以至尊之位於外。又錫之以天上福。何也。則子言身後有天堂。燦然白矣。周公、仲尼、老彭、三聖之賢。不下三王。高於後世帝王遠矣。而不得尊位。則主未必以世

之富貴酬德。而咸令永享天堂樂。又可知也。三王周公、仲尼、老彭。既已在天。則夏桀、商紂、盜跖。歷代之凶人。何在乎。暴虐奸回。不下地獄。安所置之哉。有此賞。則有此罰。有此人。則有此置頓之處。天堂地獄。相有無也。信天堂。不信地獄。其有陽而無陰。造化安得運流乎。惟中庸語舜云。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壽。得無以是爲德之報耶。余曰。固嘗言之。天主者。前後世禍福之原。豈不能以世福報德。子思子誘世於德。見世人重位嗜壽。卽指人所期望之報。而揚厲之。但不可以是爲常。以是爲至報焉。故不曰仲尼無位。顏回無壽。必無其德也。苟世外無他報。惟位與壽。爲至報焉。則正位之後。所立功德。何以償之乎。爲道之故。致命遂志。此之爲績。賚誰乎。余竊觀賢者位彌峻。壽彌修。其心彌勵。其身彌勤。則意者。天主施彼以世福。非酬其德之功也。惟以廣其功耳。酬德固在後也。

吾西偏庠校。所論休戚。大異他校也。其言曰。黃白出諸深坑。珍珠探於海底。美玉韞之石璞。凡諸珍寶物。每獲之於艱險。矧德爲至寶。必不可得之於安樂矣。德者安地。而詣德之道。至危難也。有育身之道。可導我以育心者。身無恙了無作務。惟圖閑居。宴安鳩毒。劇於病臥。何者。閑居則厭飫食飲。不得其養。勞身則餒。餒則甘飲甘食。雖粗淡常得其養焉。心不勤動以事道。是不嘗德味。不霑其養也。貪得者愈得。愈欲得。嗜德者。愈德愈圖德。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豈於積財不厭。多於積德獨願寡乎。道以行成名耳。在道者。固利乎進。不利乎止。利乎速。不利乎淹。聖經曰。天道狹。天門卑。進者鮮矣。汝索德於自寬之地。縱自高竦。從眾不從賢。恐非其路。而難入天門矣。生知者寡。而學困者多。世世然也。故憚苦避勞。而成爲大丈夫者希矣。苦勞也。爲萬善母。安樂乃道德之賊。止水

不流不動。必生蛆而敗。故謂世樂爲仁人之苦。仁者以是爲敵讐矣。弱劣之輩。入德無因焉。其聞道語。寒心驚魄。如卒無膽氣。聆鼓聲以接戰也。昔賢睹幼年之迷於色者。遽退而去。或問之。奚不化誨斯人乎。曰。新酥不上筋也。夫取樂而爲慝者。當念樂之忽逝。而慝之獨留永久。遺悔辱於身也。行苦而爲善者。宜釋苦之忽往。而爲善之德。永久遺光榮於心也。保祿聖人曰。以瞬息之輕勞。致吾無窮之重樂也。予敢轉其語曰。以瞬息之輕樂。招吾無涯之重苦也。若此兩言。疇不當用爲終身箴儆與。且天主經。自始迨末。無不戒人安於逸樂。如陷水火也。嘗誨人以今世真福八端。一一由劇艱趨義耳。今惟述第八則。子自可知其餘也。曰。爲義被窘難者。乃真福。爲其已得天上國也。生靈之類。無不屯苦。若爲利祿。爲功名。爲邪淫。及種種非義者。徒屯苦矣。若爲天主爲義。而受窘

難。此乃福也。故謂已得天國矣。茲且未離下界之累。曷謂之已得天國耶。蓋已積其價也。夫爲義而使人答之。以讚譽。以腆贖。以敬崇。以祠宇。以碑記。皆足爲福。而非真福也。將懼吾以是萌生矜傲。反足敗德。而後祈天主賞。天主卽曰。汝曾得汝報已。惟行義者。竟無計賞。且人反報之。以毀。以辱。以讐。而吾惓惓操節無悔。此乃上品德德耳。人輩無以答之。全功爲天主所酬。必盛必重也。所以天主教士。以德報讐宜也。不以讐爲讐。且用讐以資已德也。金無煉。不成精美。香無熬。不生郁烈。君子之德。不得小人之窘難。無以致其成就。鴻聞於天下也。倣邦所產木。有一種曰巴爾瑪。華言掌樹也。性異凡木。每以任重。任重則曲。凡木之曲。曲而向下。掌樹之曲。曲而向上。故戰勝有功者。班賞有掌樹之枝焉。蓋曰勇遇觸敵。自然奮增。不奮增。非勇也。凡德以屯患爲砥。用自磨厲也。不

畏劬勞。何功不成乎。視苦如樂。視樂如苦。苦樂化齊。不爲所動。不爲所屈。而反精粹。斯亦爲德者之掌樹已。是故吾教中聖賢。習求勞困。甚乎俗人。干冒安樂也。或辭后王君公。位重祿。而終身順聽師命。躬行賤役。自苦筋骨。愛凌辱。以扶難拯迷者。或豐家盛財。久習安樂。旨殺衣美。而盡施於窮乏。身行乞於衢市。食淡服麤。睡臥堅勁牀地。克責體膚。或在鄉。文業已成。足自聞達。而離父母國。骨肉親。客流遠方。煩劇身心。鏟滅名迹。以談道勸德。博修陰騭。或睿穎足逢世。而棄俗業。時以闢邪教。謬言証天主正傳。甘心服殃。置命刑下也。嘗有聊歇息。非謀歇息。惟以耐。以勉。以久。受勞苦。皆萬計謀爲義之故。生死違樂就苦耳。倘有曠日。弗逢拂志之事。輒自省察。恐或得罪天主。爲所棄也。蓋服屈苦勞之下。則是爲彼抑覆。若踵踏苦勞。身行其上。是以苦勞爲上天階矣。吾國人

見學士者。千數百年以來。無異論。無異行。以此爲常。無議之爲非人情也。倘以是爲衆庶所怪。卽明哲者。因是益尊尙之矣。大叅曰。施我富爵安樂。名譽顯達。則我不得已姑受之。施我貧賤憂患。鬱沒無聞。則我領其意。忻然取之。此中國未聞奇範也。此範得見尊尙。以爲道何有乎。子能行此說於中國。民不治而治矣。人所爭競者。財耳。位耳。功名耳。喜樂耳。除爭競之薪。彼鬪亂之火。從何而熾乎。則太平自久長矣。雖然。身所甘受之苦。身自取之。則苦不爲苦。吾惟樂之是避。卽樂反爲苦也。且苦旣習也。亦無不樂也。則賢人者。此世亦樂矣。後世亦樂矣。

妄詢未來自速身凶 第九

昔余居南粵之韶陽郡。所交一士人。名郭某。其尙德慕道。非庸俗人也。一日踵余門。涕淚交頤。而曰。吾來辭吾師。不再見矣。余怪問所往。曰。將去世也。余驚而曰。子年未耄。體壯甚。何從知壽命當終。如此其亟乎。曰。往歲之大馬齒。五十有五時。遇高人談星命如神。爲我推算。預說後來五載事也。其吉者未必然。凶則言言驗矣。謂命終之期曰。今年四月中。必不得免焉。今月內。果夢乃見諸不祥。豈不爲徵應乎。嗚呼。客歲吾滿六旬。方產一子。今已矣。獨此呱呱泣者。誰顧育之。痛夫。余憐其悞也。數頓足惜之。語竟。太息而慰之曰。此世間至虛至妄。無若星家之言。與夜夢所見兩者。而子以爲實然。以爲定然。不亦爽與。曰。睹其字。得無信乎。余曰。拙工盡日射。固有一二中的。非巧也。其偶得也。奚獨人乎。以數叩

五木而問之數。投之。必有一二合者。星命之允。解夢之符。則拙工之中。五木之合耳。况星家之輩。有種種巧術。傳遞鉤致。能無合乎。然終不合者多也。有人於此。十試之。有二三焉。以黑爲白。以晝爲夜。吾卽知其爲瞽人。夫星家與夜夢者。無日不混黑白。晝夜紛紜。其云。而令我反爲之眩瞽。目爲神靈。何與以多妄不爲妄。徵以二三偶合。卽爲信徵乎。此無他。乃主之刑僇。以譴責不肖子。敢徼達不可達之天命者也。吉凶是非之應耳。吾無是非。非自爲之。豈有吉凶非自招之乎。天下無物能強汝爲惡。則無物能強汝入凶也。是故人心強於星也。星家旣不知人之善惡。豈宜妄言其知人之禍福乎。汝冀吉避凶。我何獨不然。惟迎吉避凶。有道改惡遷善已矣。汝染惡不思洗。見善不圖行。乃欲僥倖免禍受福。星家縱予汝。而天主必不予之。汝猶望得之與。悠悠之俗。錯指禍福吉。

凶久矣。無不以富貴爲福。以貧賤爲禍。以生爲吉。以死爲凶。錯指之。又錯拾取之。若是之吉凶禍福。忠臣孝子難遇難避也。而此間欲論道何由哉。吾值君父家國之難。則義當急拯之。問星家曰吉。我往曰凶。我不往乎。大小萬事皆然。則何徒問之爲。夫善惡是非可否。惟賢智者能審明之。吾有疑。叩賢智者而問之。則能謂汝擇地而蹈焉。彼何人斯。能許人大福。而先索人少財。何不自富貴。而免居肆望門之勞乎。自詫知未來。百數十年。曷不識今茲足下乎。吾儕所踐土下。多有古藏金寶。何不拍一孔以自資。而免巡路求人乎。則彼將曰。非其命。不得而取之。嗟夫。果非命不得取。有命不得辭。安用推算爲。彼是人者。豈不亦明知其爲虛爲誕。而不恥以是爲業。則吾能信其爲天神所寵異。詔以未來之奧幽乎。夫又奚足謫也。第有人焉。甘以自欺。又甘以欺人。強令信此僞術。

侈言某人不信星命。不簡時日而死。而不言萬人深信之。事事差擇。亦死矣。無理可據。惟贅述星家先言後允故事。眩汝聽焉。則汝曷不信正理。而反信若人所記所詒虛哉。且星家所自來。非中國聖賢所作。有陰計。有邪法。鬼魔暝佐。令推得隱事。或自作迷人事。正人以是。故不屑求之。曷足信從與。上主恤生靈之勞於晝。則使之夜寢。以宴息無事焉。設人不以夢爲夢。而強欲謂之真事。不負上主慈旨。而自作孽乎。有人偶誑汝以一二虛言。其後有實言。不敢卽信之。夫夢者。昔皆謬亂。偶一合。則爲實事乎。郭生曰。星家誠妄。吾往者。故不信之。惟此人先說吾數年未來凶禍若神。不敢不信焉。一二偶合也。一一合。烏云偶乎。余曰。痛夫子知往數年之禍。胡爲來乎。彼授之。子掇之。藉令彼不言。子不信。畢不來矣。則子之問彼也。自求禍也。郭生大訝吾言。問曰。何謂也。余曰。吾初

入中國。竊見大邦之民俗。酷信星命地理之術。受其大害。而莫之覺。甚惜之。遽有意爲說。擿之。第復睹士民舊俗。安於故習。已非一日。吾材質下。不敢以撮土。謀逆塞江流也。然頗有俊士。祇慎其行。知凡事行止。當量實理。不宜以庸人之度度之也。因而垂問。敝國庠校。士人風習。吾論其大誠。及天主教所禁止。無不稱善。而憬然忖悟。願改前失。斷絕種種自作之害也。子能聽愚言。其存命不難耳。郭生蘇然喜。傾耳以聽。余嗣曰。夫身之安危。咸賴心耳。故名爲心君。其居身中。如君於國中焉。人值憂懼之耗。不論真僞。卽四肢血氣。急來護寧其心。如兵將分列四外。一聞事變。亟赴京師。扞衛君主也。以故人懼。則面色青白。四肢搖頭。良由血往於心。不在肢體故耳。若惶懼太甚。血氣迫聚於心。反鬱逼之。令心氣遽絕。故有因懼而死者。夫民之貪。莫切乎貪生。則其懼。莫切乎懼死。

也。吾儕永居百險之中。無處安妥。則其危事易信焉。故忽聞之。不暇繹其真僞。駭懼急發。不得止矣。恍聞之音。惚見之影。屢生心之大傷也。夫懼之病。最難治也。療之愈增也。謀消之愈長也。遇將蹈之患。乃重患也。何者。懼患亦一患也。則懼患者。是以患加患也。豈惟加之。懼患之患。頻大於所懼之患者也。故曰。不知以忍受災者。致災也。諺云。信之則有。不信則無。正謂此等虛妄事耳。若實事者。彼既實有。汝縱不信。何由得無乎。然虛妄之事。若言吉福。亦非信之所能得有。惟是所言凶禍之事。因懼生災。以爲驗耳。何者。汝信彼言。當得吉福。汝則喜悅。人生吉福。固非喜悅所能招致。汝信彼言。當得凶咎。汝則憂懼。憂懼之深。則生病患。其應若響。汝向固云。吉未必然。凶則盡驗。不其言乎。吾行於地。所必須者。惟地八寸以持足耳。然有八寸之木。置絕高處。令汝踐之。縱無人推墜。

自傾墮矣。使置木於平地。則汝疾趨其上。無恙也。此何謂乎。豈木在高則狹。在地則廣哉。惟天養人以從容耳。見窄則亟矣。故八寸之外。苟有餘地。乃安行也。子今信妄人之云。是則已命乃在八寸地耳。意無餘地。於行何得。不急傾倒乎。西國中古有一國醫。論其時俗虛言熒惑。大爲民害。國王大臣。竟未信之。彼醫乞以王命。往拘獄中罪人。宜受大刑者。來。可徵驗也。王輒許之。罪人至庭。醫謂之曰。汝法重情輕。斫首鉅痛。王實憐汝。我國醫也。有術於此。用鍼刺脉。微漸出血。畧不覺痛。已得死矣。王旣許我。汝爲何如。囚乃叩謝。但幸不痛。安意就死。醫則以繪帛障蔽其目。出其臂。刺以芒鍼。了無創傷。亦未出血。別用錫器穿底一竅。實出其中。令自竅出。承之以椀。僞爲大聲曰。血已出矣。人身止血十斤耳。如是出者八椀。則死矣。如是每椀以次傳報。囚聞水聲。又聞傳報。信謂血

出。漸次衰弱。報至八椀。宛其死矣。眾視其身。實無傷也。王始信國醫之說。真實理論。駭懼之言。不可輕廢。不可輕聞焉。則以嚴法大戒國民。而禁革僞術。迄今不得行也。嗚呼。造物者。天主大慈也。罰罪中。不忘其悲心。故藏世人未來凶咎。於天命之寂寞。不忍預苦之。而妄人反鑿其空。陰固欲拔之。以疊其罪。以重其禍。以重其苦耳。郭生曰。卜未來。喜其吉。不懼其凶。不亦可乎。是故古人屢卜。而無所傷焉。余曰。卜。不卜。在我。懼。不懼。已不由我矣。聞死候至而不懼。聖人難之。凡人能乎。故不若不卜矣。夫古之卜。非今之卜也。古之卜筮。以決疑耳。今者惟僥倖是求耳。善惡之分易審。二善之中。指孰更善。難也。於是決之以卜筮。卜筮者。以訊二善之孰更善者已。故春秋惠伯曰。易。不得以占險也。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汝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古之卜最後也。今之問

星命最先也。大誥曰。予曷其極卜。敢弗於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可見周公不以卜爲重也。曩者子無二善之疑。可決則徒卜不可。况問星命。以犯天主首誠乎。若曰。命在天主之上。非天主所定。則謬莫大。犯愈極矣。若曰。在天主下。原爲天主所定。而令小人用以取小財。造作小術。便可測量。亦侮天主不淺矣。人心不可測。而至神之深。旨可測乎。郭生聞吾言大悟。即拜謝教曰。吾命也。吾師實更生之。不聞大教。枉自斷棄耳。自今以後。兒復得父。婦復得夫。一家安全。敢忘所自乎。余乃引之天主臺下叩謝。叮嚀之。必勿聽五星地理諸家。虛誕浮說。惟正心候天主正命也。郭生別後。了無恙。踰四年。又得一子。舊歲八旬。猶健飯不減昔日也。

富而貪吝苦於貧窶 第十

余居南中時。一友人性質直。其家素豐。貪得而吝於用。識者慨惜焉。余爲說誠之曰。貪得者。或歷山谿。或涉江海。或反土於田畝。習武者。損力於弓矢。冒險於戰陣。習文者。疲神於書牒。煩勞於政事。皆曰吾欲且聚財。俾老弱獲賴耳。此效夫蟻者也。蟻蟲之智也。以小身任大勞。夏勤力。急箱穀食。以爲冬儲。人其埒。弗肯舍之出矣。汝之情孰異於此。徒欲以富上人耳。無暑無寒。殖貨不厭。不亦異哉。以積增積。彌得彌欲。欲與財均長焉。汝庾藏粟幾萬鍾。而腹幾許大。豈猶不足乎。且循塗皆有負穀而鬻者。亦可以隨糴而隨茹。何必又聚萬鍾之多哉。如曰。吾取於大廩有味乎。所取則一也。於巨廩微廩奚擇焉。余儕所需之水。止一餅耳。汝意將必酌之於大江。不酌之於涓泉。倘臨江而值暴風。水大至。波浪崩

江涯。汝身陷水中。誰愍之乎。知止足。則不酌水於江。又不失命於波浪矣。欲者在衣食之內則可。越衣食之外。則無定無止焉。貧者之所乏也。寡。貧者之所乏無限矣。萬金重貨也。有以艷羨得之。有以不意得之。兩者孰高乎。財之於用。如履之於足也。適度焉爾矣。短則拘迫。長則傾倒耳。若財能增智減愚。則世有吝踰於爾者。吾不耻之。然吾觀智。非因財長。愚。非因財消也。眾人昧於似善而非善者。曰。富善於貧。求財不可已也。吾身榮辱。在財盈耗耳。財愈多。人愈重我也。貧人終身受辱也。噫嘻。寡有非貧。匱多欲乃貧。匱耳。多有非富足。寡欲乃富足耳。夫財縱盛。不滿汝欲。汝以爲薄焉。如此豈不常居窮哉。除此欲心。則罔貪矣。貧者安於本分。則富矣。貧者缺財。以爲不足。富者嗜財。亦以爲不足也。財免我何灾乎。財之禍。自不能掇矣。財者。習逃僕耳。雖以繩急縛之。偕繩而走。

矣。嘗置人以守財。而守者攜財而遁矣。夫財本虛物。如其實也。何不能塞得者之欲乎。如有甚渴者。終日飲水。而渴不息。必懼而覓醫。汝久嗜財聚財。得之滋多。嗜之滋猛。何不懼而覓醫乎。凡患疾。用所常服之藥。弗瘳。必懼此藥也。或反致傷耳。弗服矣。嗜財之疾。醫以聚財之藥。弗瘳。何不能捨其藥耶。夫善者。善得者之心者也。財也。煽人欲。培驕矜。反謙遜。速諛諂。拂直言。振侈泰。誘邪念。非善甚明也。孰如富而存貧者之節乎。夫財與德。不共存之物也。慕財之事。乃世俗之大害也。君子倘不以得順其所欲。卽以欲順其所得。不屈于貧。不惑于富。茲所以爲君子歟。嘗有喜得。而弗享其所已得。生平居患。而弗得脫也。吾若之何哉。西邑古有一人。富而甚吝。所衣穢衲。賤於奴虜。過市。人揚聲而指誚之。渠曰。彼誚我。我還室。私視金滿笈。自樂矣。陋哉。誌傳囊一富家甚吝。後懼減。

其財。則舉其資產盡鬻之。得數萬金。成一巨錠。埋土中。自拾林下苦菜食之。既而盜拍以去。痛哭於藏所不已。有鄉人慰之曰。汝有金。既悉不用之。今覓一巨石。大小與金等。代汝金。埋之土中。則同矣。奚而痛哭如此。汝今已得若干萬金。全收之笥篋中。閉而不用。則或石或金在笥篋中。何異乎。斯如但大氏之渴也。而不得飲近水焉。古有云。但大氏生世。饑淋而吝。死置地獄中。不受他刑。惟居良水澤中。口不勝渴。水僅至下唇。晝夜欲就水。隨口所就。其水輒下。徒煩冤。竟不獲飲之。是其咎殃焉。後人將以但大氏事。轉謂汝哉。汝內嫌僕者。外防盜者。勤於扃守。夜不能寢。恨得利未暢。則節食補之。而饑不餐也。惶惶逐逐。自勞自苦也。古語曰。汝咀吝者何禍乎。詛其長壽而已。親戚朋友鄉黨。俱避匿之。厭惡之。惟願彼速死。無有沾其潤者故也。吝諸己。胡能捨諸人乎。吝如牢豚。

生而穢濁。人不屑近。惟俟既死。乃益於人焉。吝嗇之污。亦無親人。既死之後。人利其財。貪與吝相隨。貪必吝。吝必貪。如人已死。毋望之言。若人已吝。毋望之財。專於殖貨者。每思盈一數。數盈卽忌減缺。以此爲念。則常覺減缺。所有所無。爾俱乏焉。有人於此。聚篙楫帆檣之衆。而了無艘艇之用。集鑿鋸斧斤之廣。而絕不爲梓匠之工。貨筆研楮墨之盛。而竟不爲文字之需。不謂病狂者與。汝今積金無數。而一不捨用。而自以爲智乎。汝何不明哉。財之美。在乎用耳。豈宜比之。如古器物。徒以爲觀。如神像以叅謁而已哉。此非汝獲物。物反獲汝也。財主使財。財僕事財。爲人之僕。人猶愧之。而爾安心爲小物之僕乎。上古之時。馬與鹿共居於野。而爭水草也。馬將失地。因服於人。借人力助之。因以伐鹿。馬雖勝鹿。已服於人。脊不離鞍。口不脫銜也。悔晚矣。爾初亦不知。而惡貧。且借財

力以尅之。迨貧已去。心累於財。戀財爲病。且爲財役矣。曷不如馬悔乎。吾西土昔有一人。忘其名。富而愛財。甚乎身命。俄而病。嗇於治療。久之增劇。熟寐不醒。其友醫也。哀而謀醒之。令家人設几席其榻前。取鑰發篋。置金几上。其親戚皆手權衡。爲分財狀。其友醫就病耳。大呼其名曰。汝睡而不顧汝財。人將瓜分之。病者聞若言。迅醒而立曰。吾不猶在乎。病少間。醫曰。今病已愈。但腹弱。須服一丸藥。卽瘳。病者問丸之值。曰。一金。病者怒罵曰。此與盜者何異。醫退而立死。奈何哉。不久則死。亦將踵汝門。豈可以賄賂辭耶。所萃囊中金。能攜乎。吾於此不見人無財。見財無人也。吁。財無人。不如人無財。是以吾慘傷之。爲此纂言。三夕不寐。思還汝於汝。祈汝片時。視而思歸也。吾友聆勸。恍然有悟。卽捨殖貨之事。焚其會計具。而慷慨求道。余爲欣然。廿九日焚之。初一日複製新器。理

前業矣。悲哉。

畸人十篇……卷下 富而貪吝苦於貧窶第十

一百九

畸人十篇……卷下

附西琴曲意八章

萬曆二十八年。歲次庚子。寶具贊物。赴京師獻

上。間有西洋樂器雅琴一具。視中州異形。撫之有異音。

皇上奇之。因樂師問曰。其奏必有本國之曲。願聞之。寶對曰。夫他曲。旅

人罔知。惟習道語數曲。今譯其大意。以

大朝文字。敬陳於左。第譯其意。而不能隨其本韻者。方音異也。

吾願在上

一章

誰識人類之情耶。人也者。乃反樹耳。樹之根本在地。而從土受養。其幹
枝向天而竦。人之根本向乎天。而自天承育。其幹枝垂下。君子之知。知
上主者。君子之學。學上主者。因以擇誨下眾也。上主之心。惟多憐恤蒼
生。小許霹靂傷人。常使日月照。而照無私方矣。常使雨雪降。而降無私

田兮。

牧童遊山

二章

牧童忽有憂。卽厭此山。而遠望彼山之如美。可雪憂焉。至彼山。近彼山。近不若遠矣。牧童牧童。易居者。寧易已乎。汝何往而能離已乎。憂樂由心萌。心平隨處樂。心幻隨處憂。微埃入目。人速疾之。而爾寬於串心之。錐乎。已外尊己固不及自得矣。奚不治本心。而永安於故山也。古今論。皆指一耳。遊外無益。居內有利矣。

善計壽修

三章

善知計壽修否。不徒數年月多寡。惟以德行之積盛。量己之長也。不肖百紀。孰及賢者一日之長哉。有爲者。其身雖未久經世。而足稱耄矣。上主加我一日。以我改前日之非。而進於德域一步。設令我空費寸尺。

之寶。因歲之集。集己之咎。夫誠負上主之慈旨矣。嗚呼。恐再復禱壽。壽不可得之。雖得之。非我福也。

德之勇巧

四章

琴瑟之音雖雅。止能盈廣寓。和支朋。徑迄墻壁之外。而樂及隣人。不如德行之聲之洋洋。其以四海爲界乎。寰宇莫載。則猶通天之九重。浮日月星辰之上。悅天神而致天主之寵乎。勇哉大德之成。能攻蒼天之金剛石城。而息至威之怒矣。巧哉德之大成。有聞於天。能感無形之神明矣。

悔老無德

五章

余春年漸退。有往無復。蹙老暗侵。莫我恕也。何爲乎窄地而營廣廈。以有數之日。圖無數之謀歟。幸獲今日一日。卽亟用之勿失。吁。毋許明日。

明日難保。來日之望。止欺愚乎。愚者。罄日立於江涯。竢其涸。而江水汲汲流於海。終弗竭也。年也者。具有翰翼。莫怪其急飛也。吾不怪年之急飛。而惟悔吾之懈進已。夫老將臻。而德未成矣。

胸中庸平

六章

胸中有備者。常衡乎靖隱。不以榮自揚揚。不以窮自抑抑矣。榮時則含懼。而窮際有所望。乃知世之勢無常耶。安心受命者。改命爲義也。海嶽巍巍。樹於海角。猛風鼓之。波浪伐之。不動也。異於我浮梗蕩漾。竟無內主。第外之飄流是從耳。造物者。造我乎宇內。爲萬物尊。而我屈已於林總。爲其僕也。慘兮慘兮。孰有抱德勇智者。能不待物棄已。而已先棄之。斯拔於其上乎。曰。吾赤身且來。赤身且去。惟德殉我身之後也。他物誰可之共歟。

肩負雙囊

七章

夫人也。識己也難乎。欺己也易乎。昔有言。凡人肩負雙囊。以胸囊囊人。非以背囊囊己。慝兮。目俯下。易見他惡。回首顧後囊。而覺自醜者希兮。覘他短。乃龍睛。見己失。卽瞽目兮。默泥氏一日濫刺毀人。或曰。汝獨無咎乎。抑思昧吾儕歟。曰。有哉。或又重兮。惟今吾且自宥兮。嗟嗟。待己如是寬也。誠闇矣。汝宥己。人則奚宥之。余制虐法。人亦以此繩我矣。世寡無過者。過者纖。乃賢耳。汝望人恕汝大癰。而可不恕彼小疵乎。

定命四達

八章

嗚呼。世之芒芒。流年速逝。逼生人也。月面日易。月易銀容。春花紅潤。暮不若旦矣。若雖才。而才不免膚皺。弗禁鬢白。衰老旣詣。迅招乎凶。夜來暝目矣。定命四達。不畏王宮。不恤窮舍。貧富愚賢。概馳幽道。土中之坎。

三尺候我。與王子同坳兮。何用勞勞而避夏猛炎。奚用勤勤而防秋風不祥乎。不日而須汝長別。妻女親友。縱有深室。青金明朗。外客或將居之。豈無所愛。苑囿百樹。非松卽楸。皆不殉主喪也。日漸苦萃。財賄幾聚。後人樂。侈奢一番卽散兮。

冷石生演畸人十規

十規。西國之微旨也。或曰細蘊。或曰顯道。或曰臆之。或曰公之。或曰事天交友。茲其濫觴。

人不可以無年。可以無年。眇年眇湔。人可以無歲。不可以無歲。多歲多慧。日隱天夜。念息人夜。屑越戲娛。獸行禽化。歲與年契。年與歲讐。來者誰牽。去者誰留。智者知日。大智憂年。不祥空亡。贈心嗜愆。惟勤心活。惟虛氣聚。冥去冥來。昭格天主。

萬鎰行估。百金就屋。勾子噉號。一錢信宿。息氣接睫。僦焉迺同。不如歸家。務我圃農。人之處世。亦復然然。棄家馳逐。夫何有焉。失或寒冰。獲斯火熾。仰讐大圓。爾司何事。濁貪貪利。清貪貪名。清其如蚓。濁其如鼯。西國先達。黑蠟德牧。黑蠟恒笑。德牧恒哭。笑嗤失心。哭傷喪性。一念沉淪。

比諸破鏡。堅忍順受。棲澹化曠。天主降鑒。脫之苦辛。

爾緣何息。云胡不生。爾依何來。云胡不死。死匪可諱。死乃得止。胡齒斯促。而欲斯長。胡生斯繁。而歸斯駛。思矣思矣。不如退而修行。徐候其所。下士生不如死。死不如生。至人生如其生。死如其死。惟其能生。是以能死。非仙非佛。不怖不恃。法雅哥般。問黑入多。既覲天主。不廢嘯歌。

殀壽不貳。朝聞夕死。傳茲靈心。曰修曰俟。但晝所行。宵無嗔乎。生生所營。死無繫乎。冰天胡婦。爲焰熄乎。南海黎渦。湛矜式乎。當境誼赫。誰滕解乎。身後虛名。可留繫乎。施勞伐善。驕且吝乎。却老孰存。擅以爭乎。馴茲五益。用守三和。如雲經天。如水隨波。數羸皇皇。數消廩廩。存順沒寧。天主用輶。

四時不行。萬物不生。雖稱玄默。了無一成。惟其無言。行生相禪。終日風

雷。寂寂莫見。載塞其竅。載捫其舌。不言躬行。何騰虛說。瑣格刺得。邦伴
責煖。有口如人。載緘載罕。欽惟天主。守舌寡尤。匪醉匪夢。鼓妖可羞。
不戒殺。不窮味。苦不厭茶。甘不厭薺。饑渴害心。饜飫損氣。清虛日來。渣
滓日棄。先正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吾酌之以玄酒。調之以太
羹。奉而薦之天主。天主嘉澹泊。賞撻寧。習於嗇。遠於豐。中士治身。上士
治神。中士治氣。上士治心。省是良藥。爲是煎煮。夜夜朝朝。心口相語。經
火燻灼。見炭顛動。自訟自悲。再犯再病。省是良藥。悔是良方。珍重一爲。
何用不減。譬諸農夫。去礫去草。苟無種菽。萑稗翻好。譬諸僕人。不博不
酬。苟爲坐糜。不如井杵。織惡必除。微善盡體。天主鑒之。錫以福祉。
鳥生以飛。人生以勞。勞者息以死。飛者息以巢。情所歡喜。中藏煩惱。世
人不知。遂心是好。情所勞頓。中藏鼓舞。世人不知。勞形是苦。苦者不苦。

不苦者苦。豈忍一逸。易茲百苦。爲善亦苦。去惡亦苦。受苦一生。却能離苦。天路甚樂。天門甚卑。天時甚長。天堂甚低。地下有獄。一入不出。向時眈淫。變爲穀觶。彼浮屠氏。竊其近似。設爲輪迴。變人心志。惟樂最苦。不苦不樂。天主召之。駐茲寥廓。寥廓

人以死生。患得患失。一引其心。皇惑成疾。或說五行。或說風水。一中膏盲。畏死不止。請驅小數。請芟邪魔。我生有爲。我死無他。善種種心。惡種種語。黜陟分別。天主自主。

世間作業人。莫如守射虜。剖身以藏珠。朝夕事歛聚。織利竭羊羔。顆粟堆倉庾。不肯調窮乏。但知敬商賈。疲精如馬牛。心計師狐鼠。嗜利類蝨蟲。驕痴類虓虎。嗚呼氣盡時。持何見天主。貧者士之常。善者福之府。兩路分人禽。智者自識取。多少聰明漢。惺惺檢絲縷。

或問畸人之言天堂地獄也。於傳有諸。曰。未之覩也。雖然。其說辯矣。顏貧夭。跖富壽。令不天堂。不地獄也。而可哉。大德受命。受命而德施彌溥。報以蒼梧伐木削跡之身。兩楹奠而素王終。卽血食萬世。浪得身後榮。聖人不起而享也。報在子孫乎。丹朱傲。外丙仲壬殤。伯邑考醢。奚報焉。惟是衍聖之爵延世。顧易世而子孫之面目。名號。賢愚。悉不可知。以代聖人受賞。此足以厚聖人乎。不天堂又不可也。或曰。秦燄酷。而其義不存。是一說也。顧西秦子所稱引經傳非一。固可繹也。然則與瞿曇氏奚異而云儒。曰。彼所謂寶玉大弓之竊。西秦子別有辯也。經術所未睹。理所必有。拘儒疑焉。今瞿曇氏竊焉。又支誕其說以惑世。而西秦子子身入中國。奪而歸之吾儒。以佐殘闕。而振聾瞶。不顧簷簷者之疑且訕。其論必傳不朽。其原則初非常。是以自謂畸人。

涼庵居士識

畸人十篇……卷下

一百二十二

利先生有天主實義行於世。淳既爲板而傳之矣。復有畸人十篇。蓋述其與縉紳士人答問之語。淳得而讀之。則皆身心修証之微言。其間釋疑辨惑。罕譬而喻。較之實義爲更切。今世學士務爲恢奇。習聖賢之言。往往取道於嵩嶺。豈真有所証合哉。闔托微燐。徒立義以救饑耳。利先生從西城來。推天主之教。以羽翼聖真。此豈有所畸於人。而曰畸人何居。莊子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惟今人自畸於天而侔於人。此利先生所以畸於人。而侔於天也。

萬歷辛亥仲春日新都汪汝淳跋

24

229013

(1)